

朝
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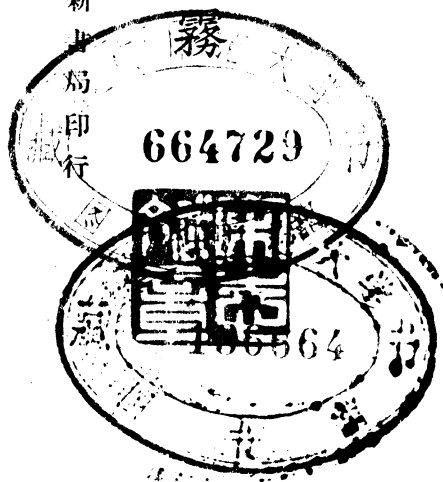
塞先艾著

局書新北

朝

塞先艾著

北新書局印行



北师大图 B2409081

目錄

序	一
秋天	一
雪暮	七
失去的芳隣	一三
家庭訪問	二三
到家	三一
一頓小照	四一
水葬	五九
舊侶	七一

回顧	八三
慧瞳	九七
狂喜之後	一〇三

序

這十幾篇作品的幼稚是無可諱言的，更值不得收集起來付印：然而我終於這樣做了。別人想不到那就不用提。連我自己也是出乎意外之意外。

今年夏天，當我在當「教書匠」的時候，也就是我靈感跑得無影無蹤之日。一點東西都寫不出來。娟姊忽然來信責問我為什麼許久不做文字？同時要求我將以往寫下的作品印一個單行本。這很使我安慰，因為我的這些雜湊，居然也有一二位讀者——雖說我不是所謂「名教授」「留學生」之類——寧非萬幸！出集子是我做夢也沒有想過的；不錯，我的作品大都在日刊週刊上發表了；但那不甚要緊：一般人決不會注意這上面的著作，而不久他們就展轉淪落到賣花生米的小販手裏去。所以我寫給娟姊的回信說道：『我做小說興趣倒是有的。可惜做去做來，做了兩三年，

一篇像樣子的東西都沒有做出來。我太懶了，太沒有天才了。這都是不能精心結構寫作的原由罷。我往往是這樣的：一篇稿子的完成，比詩人們所說的『甜蜜的親吻』還要痛快。發表之後，我再讀一遍時，輒覺趣味淡然，像喝白開水似的，頗有悔之意。收集單行本一事，此刻是不用妄想了，等幾年再說如何？……」不久她又來信了。很不以我的議論爲然。她說：『……你很虛心，這是一個作者應當有的態度。但一篇作品優劣，真不易說，批評的人十有九個，都是主觀。你的小說，我讀着很好很好，你印起來罷。我覺得你的筆很美麗，思想活潑清新。你不是說這些都是你童年的痕跡麼？那麼，爲何不加以愛惜？忍心讓他們去散失消滅？……』我當時接到這封信，心裏受不少的感動。

後來我常常想：我已經是滿過二十歲的人了，從老遠的貴州跑到北京來，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，時間不能說不長，怎樣混過的，并自身都茫然不知。是這樣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，童年的影子越發模糊消淡起來，像朝霧似的，鼻鼻的飄

失，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虛與寂寞。這幾個歲月，除近兩年信筆塗雅的幾篇新詩和似是而非的小說之外，還做了什麼呢？每一回憶，終不免有點悽寥撞擊心頭。所以現在決然把這個小說集付印了，——這并非我小說的全部分，只是選下自己最喜愛的幾篇，——藉以紀念從此闊別的可愛的童年。好在還有個惟一的讀者——娟姊在那裏殷殷盼望這本書的出現。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們肯毅然光顧，或者從中間也尋得出一點幼稚的風味來能？因自己的童年彷彿「朝霧」，所以集子就用了這個名字；并無深意宏旨，恐滋誤會特加聲明。

在最後我應當對替我出版的北新主人李小峯先生謹致謝意。

一九二六，九，二五，蹇先艾。

秋天

在一個深秋的午後，天氣依然困人。藍空稀疏粧綴着幾片薄雲，斜陽掛在天末，靜靜地偶然風驚牕棚銅環，我和姊姊輕輕地帶上房門攜手跑下粉紅石砂砌的臺磯，踏着茸茸青草的小路，向花園去。這時沒有一個人，只裊裊的清風，吹起池邊波紋微漾，小鳥在林間唱着悠婉的歌曲，看見來人，却翩然飛向竹篁中去了；梧桐隨風，沙沙亂響，黃葉灑了滿地。我們從木橋上跳過柳岸——忽然一個人左手荷鋤，右手了一隻水桶，從柳林中鑽出來。我們深深的吃了一驚，走近幾步才看出是管菜園的老吳。

「慕姑娘，你們到那裏去？石堤坍踢了一塊，要留神，跌下池子，不是好玩的！」老吳給了我們這樣一個警告，便攜桶大步出了園門，我一直癡癡望着消滅了他

的背影。

姊姊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已經翻過了土山，在那邊叫我；我好容易，她已走到枯疎的桃林裏。

茅茨的屋宇，掛了幾幅油畫的山水，我們已經望見了。

「弟弟，我們划船去！」姊姊這樣提議，也不進亭子，個從松木欄杆側面跳下去。往日父親們划的那隻油綠的小船正泊在亭下，兩隻大刀也似的小槳恰好也在裏面。但纜繩卻緊緊繫在岸上的木樁。姊姊便去解纜繩。我跟着他高高興興的跑下來，站在蘆葦畔凝然看他動手。

一個新奇的發現從我的眼中：何二爺昨天送我們放在池內的小甲魚，從一塊光滑玉滑的石磴上爬過來，坐在短悍的葦草上噓氣，翹頭望望天，不由我一陣狂追，他一直向南跑，最後縮住頭和脚跳下水。

「弟弟！快來，快快來！」姊妹在北邊喊我。

『什麼事，姊姊？——好，划船，我來！』我加快速度跑回來問牠。

牠蹲在地下，兩手盡力抱着木樁撼搖，臉急得緋紅，喘着氣：『解不開了，怎麼好？』

他出了一通汗水，立起身來，坐在臺磯，用毛巾不住的拭臉。

我下去解時，但那裏解得動，好像生「根」似的，『這可恨的阿三，你就值得拴這樣牢！我真不相信誰就會把船偷了去不成！』我氣急漲紅着臉，只有開罵了。

姊姊息了一會氣，也不笑我，高高的挽起袖子，同我用力扯了半天纜繩，搖了半天木樁繩子固然沒有斷，木樁半點也沒有動，

『姊姊，我們去叫老吳來！』

『我想不如去找阿三。』

一陣草的響聲，在西邊的小路。姊姊鬆了手，將蓋着臉的頭髮攏了一攏，皺着眉和我墊足西望。阿三敞露衣裳，採了幾枝野花，踏着荒草，好像酒醉醺醺的趑趄。

來。

姊姊高聲罵了他幾句。

阿三走來輕輕解開了船，很莊嚴的向我們說：「老爺說，不許姑娘哥兒們到花園來划船。要是摔下池塘，我們却担当不了這麼大的責任！」

「老爺——祖老太爺說也只有那麼多！」我怒視阿三：「假令你有本領，請你就去告了來！」

「我那裏配告哥兒！」阿三氣憤憤地說。這時姊姊也不聽我們的，早跳上船翹手翹腳的搖起槳來，但許久許久船却一步也不出發。

阿三大聲喊着：「那不是鬧着玩的！」一步跳上船，拿槳撥靠了岸，我乘勢也上了船。

「划罷，阿三！」姊姊要哭的央告。

「不要緊，天還早，老爺那裏一時就會回來呵。」我皺眉撇嘴，扯住阿三的大

袖，不住的跌脚。

阿三也不言語，很不願意的，嬾嬾地用槳仕岸上點了一點，船便到中心了。他慢慢搖着槳向桃林前進，離茅亭，一回頭已是很遠——很遠了。穿過了幾疊石山，幾架葡萄……池上依稀將片綠藻殘荷，水中叢生綠藻，點點浮萍，隨流水飄去，柳枝桃樹……緩緩地向船尾退逃：四顧又是蒼茫蘆蒿——只有槳聲震激。

我和姊姊都很高興，斜坐舟中遠矚山間黃昏的燦鑠的雲海，有時將手從船邊，放下去掬水，覺着更有清涼之味。

「你看媽媽都在樓上看我們。」姊姊凝視着碧流突然抬起頭來，用手指着隱約遠遠的前面說。

我躲過槐樹的遮欄，站身起從十崗斜看過去，果然有幾個模糊的人影——越看越近了，不錯，裏面有一個是母親。我遙遙向她們招手，她們好似沒有看見，又好似指手畫脚在對我們下些批評。

姊姊含笑問我：「弟弟，看清楚沒有，是那些人？」

「一個是媽媽，一個是大嫂，」姊姊不等我，便一路看，一路數着說，「一個是秋燕，一個是紫雲，那個好像是八哥；一共五個人。」她一口氣說下來，很累的，又嘻嘻一陣笑，我也被她引起忍不住笑了。

兩岸的垂楊的影子，倒映在水中，我們飄飄地從影上走過。船慢慢的靜止，柔媚的綠水，流得弛緩了。繞了一個大圓周，又回到亭下。

「哥兒姑娘，你們千萬以後不要獨自來划船！你們摔了，老爺聽見要答應我們的！」阿三泊了船，將姊姊和我抱到岸上，最後對我們又下了一次勸告。

月色很光明，送我們偷偷的歸來，父親尙未還家，母親沒有說什麼，却拿兩封銀片膏給我們犒勞，這事便悄悄然過去了。

雪 暮

黃昏後，灰的天正飄着鵝毛的大雪，輕風在小巷中徘徊，樹鬢間疎疎的路燈，被風吹得滅了又燃；一線寒鴉悄悄從天外飛來。

牆角畔，輕碎步履聲在響，黑衣的人走着，黑白的花紋點綴飾在他的身上和頭上，他雖然用手去揮，而空中的仍舊翩翩的落下來。他抬起頭，憤懣的望一望天，加快速度匆匆前行。

雪影中映出一座白墜紅磚的高峻的洋樓，一扇玻璃廳半掩，院中一帶洋槐，稀疏幾盆殘花，寂靜無聲，一個少年，穿着灰色的棉衣，孤淒的欲立牖前，斜倚木欄，心中好像有無限的懷念似的。是誰呢？是我。

「琴兒答應今天來。」我佇立凝目遙望她的來路，幾家廟廊，遠遠的土邱，都

在茫茫中，隱隱的犬在吠，沒有人影，只黑衣的人——一個中年的警察，口裏噓着冷氣，兩隻深深的插入了褲袋，蹣跚地一步一步近了。輝煌的銀白的佩刀，在地上劃了一條直線，伴着他肥大的黑的足印；刀練抨擊的清響，奏出和諧的音調，隨着淒厲的風颳去。我無意的聽到，只增加了一些煩悶，渴望的心愈覺枯燥。他很敏銳的像平常偵查一樣的兩眼旋輪一般的轉動，向我微微地一望，低頭踉蹌的過去了。

雪絲又紛紛 將他的足迹刀痕埋掩。

『琴兒在家已經起身了嗎？』我默默中期待得久了，不由慢慢鼓動嘴唇，緩紆紆的無聊歎息一聲，『唉，以後誰還相信你的話呢！』

閃閃的銀輝襯着闇淡的西邊土坡下，很遠的一個渺小的蔭影在飛移，好像從我們這條路來了，漸漸的近了，近了。

『阿，那是任家的轎子呀！不是琴兒來了，還有誰？』我稚弱的心海裏的孤舟在浩淼的水上輕輕一停，歡喜得兩腳不住地顫踊。

不對，那黑影，黑的蔭影似乎不像人，近是近了。

「這可恨的鄰家的阿黑，是你呀！」我終於失望了，高聲地說。

那狗大概沒有聽見，怯怯地，寒在追迫着牠，一路抖着雪竄進斜對面的紅漆大門裏去了。

又是飄飄一陣鵝毛，我墊着腳，仰着頭，遠望着窗外；夜色沉沉中，景色都在晶瑩的蒼茫裏。一片枯林，一枝蒼松，幾堆殘牆幾點燈火……琴兒，我的琴兒，依然杳無消息。

樓梯上有步履的聲浪，我一回頭，姊姊上來了。我這時纔感到廳外的寒氣森重；輕悄的掩上廳門，懶然坐下。隨便拾起火鏟，撮了一些炭塊，要送到火盆裏。但心中總是懸着琴兒，眼睛還兀自看着已關的廳門，手上的炭塊，嘩啦的一聲，便溜在地上去了。我將火鏟扔在一邊。用右手靠在桌上撐着頭，皺眉撇嘴不高興的說：

「真是！我以後再不相信她的話了！」

盆火的光，閃閃的盪漾着，姊姊坐在對面，臉兒緋紅，一雙晶瑩的可愛的眼睛，望我低聲的嘻嘻的笑，我心裏只覺得難過，憂鬱的又低下頭去。

「琴兒，你的話，不要想我再相信了。」

姊姊說：「琴妹是決不會來的了，這樣大的雪，她的祖母那裏會放心呵！你還這樣的想她，你不知牠家姊姊弟弟最多，早把你忘到九霄雲外去了！」

我對於姊姊的話，加了一番反駁：「不見得就如你所想，琴兒是最有信用不過的。記得今年夏天吃西瓜，下了那麼大的雨，牠也來了。今天自然一樣。」

「現在又不同了，你知道嗎？她的祖母那時還沒有來，加之她的父親也不十分管她。」

「我說她遍會來，就不信你的話。」

我氣得臉都紅了。姊姊冷冷地笑了一笑，嘿然坐在火盆之畔。

張媽上樓來，拿着一封綠色的信。

「艾哥兒！」張媽笑着說，「琴姑娘的信來了！今天慕姑娘得了勝利。」一面將信交給我。

張媽點燃了洋燈，姊姊和我就燈下讀來信。

「艾哥哥：

今天大雪，你做雪人沒有？我想你們院中花台上的雪一定積得很厚。

芳妹們都到外祖家去了，一夜沒回來。

我在家裏真清靜，祖母不許我出去，她在火盆旁邊和我講故事。外面的雪，我在牕內望見，很模糊，又不能出來。

我約今天下午五點到你家，祖母說天氣太冷，不讓我去了。

如果明天雪小些，我一定來參觀你的雪人。

慕姊姊我也很念他。

你的小姊姊琴兒，即日」

我心中頓生了無窮的惆悵，繯着眉頭，盛了一眶眼淚，跑下樓去。此時母親正坐在室內燈前，趕縫我過年的新鞋。我哭着說：「媽！琴兒又不來了！」母親一番深綴慈愛的心，將要縫入新鞋裏，驀然喫了一驚。

失去的芳隣

朋友，這件事在我心中縈迴得許久了。我不能忘的白衣的女郎，你賜與我的心靈上的深炙的傷痛，不知何年才是恢復之期呵。這沉重的哀毀，侵逼我寫出這苦憶的往事，你們應當怎樣憫憐我呢。

自從搬到這里來，什麼都是生生地，值得戀慕的，只有北院的隣人。但現在也是不能看見了。

幾株疏疏的洋槐，依依的立在深巷；雖然是在嚴酷的夏天，樹陰下涼涼的，也感不出什麼煩熱來。常常容易看見白羽的鴿羣，嗚嗚的迴環飛在天上。在牆角裏我們又瞻仰瑰麗幻忽的黃昏。靜夜呢，月兒悄悄的偷出雲海，衆星都在銀燭中匍伏，微笑的顫動。這一縷詩意，幾度進到我的筆尖，却又寫不出。南面矮矮的一帶磚

牆，便是我家了，和北院的鄰家斜斜相對；他們的門，是墜白色飾的，掛了一對很亮的銅環；裏院有一棵老棗樹，繁茂的枝葉，一半已伸出牆外；棗兒熟了，大風之後，便紅的青的掉在地上。粗心的我，初來的幾月，并不注意我們的高隣。而我多半是絕早出門，約在六小時前後，北院的門還沒有開，我便忽忽走了。回來時門依然關上。這裏面住些什麼人，我也無從知道。我常常這樣想：這所房子是出租的也說不定。——但爲什麼不見廣告的貼出呢？這種無根據的揣測，當然是不對的了。

這天下午，北院的門忽然開了，門外站着一個中年和藹的婦人；淺碧的羅衫風吹着微微起縐，兩眼直望着西邊的來路，好像在等候什麼。從她明慧的眼中，看出慈母的無限的深情。一個一個的行人過去，都不是她所盼望的。太陽正籠罩在門檻上，熱光中，她的汗粒，輕輕灑到胸前；她彷彿起了一點煩悶，突然掩門進去了。在這一剎那間，我確乎感觸到這婦人的慈愛；她吸引我，以強大的力量；因爲她的一舉一動，就是我那亡故的母親的一舉一動呀。

第二日落起雨來了，深巷中雨飛裏帶了一層淡淡的輕煙，洋槐被急雨洗得更青翠了。門外流成了一條小河，小孩們的紙船已經在駛動了，遇了灘又沉落在海底。我依然走了，北院的門，大概深深閉一天了。

暑假中，我和這婦人的女兒才開始相識；說起來，這話又長了。她家姓T，四川人，搬到北京來住，還沒有兩年，她的哥哥從前和我便是朋友，現在天津N大學讀書。這些——都是她哥哥假期歸來，我才知道的。我和她的見面，自然是她哥哥的介紹了。

這件事，我還隱約記得：是一天的午後，我們在她家的客廳裏閒談。她的哥哥斜坐皮椅上，微微的喟歎，談到他這一年的生活史。我默默的坐在他的旁邊，他和風中樹枝一樣的搖頭，伸出顫慄的手，去拂順稀疏的幾根短髮。

門簾一響，她驀地走進來了。蓬鬆的髮，披散在兩肩，她大概那時是十五歲，明媚的秀眼，微微帶着笑容，肌膚紅而豐潤，這絕美的姿態，使我從靜靜中抬起頭

來。她很驚異的望着我，凝凝地。

『哥哥，這位是——』她的聲浪清朗而慢。

『密斯忒塞——這是我的妹妹若蘭，蓄芝。（我的字）』他彷彿是很快愉的樣子，介紹我們以後。

塞先生是住在對過的罷！我常常看見你的弟弟，很可愛！』她笑嘻嘻的說，頗有點孩子氣。

我覺得她的話很有趣，便說：

『姑娘，我的家正是對門呢。我那個姪兒還可愛麼？倘若姑娘愛他，我可以常常帶他來。』

『是的，我真愛你的姪兒，我們都是天真的小孩子。』

她又微微地露出兩個粉紅的笑渦。

暑假以後，若蘭姑娘和我更熟一點。這時我更了解她是一個純潔活潑的孩子了。她到我家來過幾次。她看見我壁上的畫像，便問我，「你是不是想做一個文學家呢？」

「我覺得文學比別的更有趣味，——可惜我沒有什麼天才。」我對她說。

「我讀你在M報上發表的詩很好，你是不是要專門研究詩，太戈爾和拜崙你贊成誰呢？」

「我的詩，并不好，W君說禮氣太弱，我極爲承認。雪萊，開茨，華茨華士，丁尼孫……我都十分敬愛，不僅是拜崙，太戈爾，你是不是看見我壁上有他們兩個的畫像？」

她大概對於文學也極喜好的。每每和我爲一個文學上的一枝一葉起了爭辯，她是一個孩子，我又何嘗不是呢？有時大家都偏重感情，鬧了幾次短期的絕交。她打碎我的眼鏡，我扯斷了她的頭髮，都是常事。

她有一種特徵，便是愛說愛笑，而且無論什麼事情，都很隨便。她看見我的美麗的畫片，或者小說不言不語的就拿走了，我也不以為怪。她善於圖畫，但她的畫却不輕於送人。她曾畫了幾幅油畫，掛在壁上，有一張傍晚的景緻，畫得最好，我曾在畫上給她題了「黃昏」兩字，她後來就將他贈我了，因了一次的短期絕交，又終於索了回去，另送給了她的女友。這件事，使我十分悵惘。我不能怪她，只恨我自己太粗鹵了。

還有要補明的一事，便是她的母親，那和靄的中年婦人。她（若蘭的母親）雖然是從舊家庭陶鎔出來的人，却很愛我，常常歎息說，「這十幾歲的孩子，就失去了母親，是怎樣的可憐呢。」

她的丈夫是個軍官，本來在北京做事，但因為L將軍的電召便回去了，約定將來事情妥協，再來接她們回鄉。而一去已是兩年，川中戰雲又紛起了，久不待到他的消息，她常常都在悶悶不樂裏。她（若蘭）呢，一片天真，鎮天都沈醉在快樂之

中，更不知悲苦是什麼。

我們曾經談過彼此的家世，她聽到我的父母兄弟，半已死亡，曾生極大的感動，以至於紅了眼圈。

我和她相識，這快活的一年，真值得紀念，從沒有了母親以後。

若蘭，我愛她，便是她心地的純潔，能夠真誠和我相見，以天真活潑來感動我，只這一事，便使我眷眷不忘。

但這秋天，可怕的秋天呵，來了。這秋天無論是何年都要使我不高興呢。

在深秋的早晨，朝霞軟軟的，霜還沒有褪去，我已經起來，惺忪的月正從天海偷偷的逃走。我出門外，散步於昏朦的街樹之畔。她披散着髮，睡態惺忪，開門跑出來，迎頭便看見我，呆呆地，含了幾滴眼淚，站住了，深深地歎了一口氣。

「什麼？……姑娘，真早呵！」

「唉！蹇先生，我後天要走了！我來和你告別！」

我十分的驚駭了，手漸漸的震戰起來，凝睇她顫悴的兩眼，半天。

「姑娘，你要回南麼？你的父親——」

「是的，我的父親昨早來信了，接我們回去。母親豫備後天動身！——我哥哥恐怕也不來了。」

「啊！姑娘，是真的麼？你千萬不要誑我！——但是，姑娘，你不回去行不行呢？」

「塞先生！我何嘗不想在這里！……我們一定要回去才行。」

她緊緊的和我握一回手，便去了，我在槐下，癡癡的站了許久，覺得太無趣味。上帝呵，你是這樣的忍心麼？這寂寞少年僅有的伴侶，你爲什麼都要從他手上奪了去呢？我幾次想去打她家的門，又無力的退回來了。

我克服了誘惑和迷亂，淒淒地度過這一日，而又夜終於令我煩擾呢！

「去吧！值得什麼牽戀呵！……什麼快樂，都是煙雲，剎那間的煙雲！」雖然我

是弱者，我也要興奮地決意令她回去。

第三日早晨，僕人送上一封她的信來，我顫顫的拆開：

我母親決定今天走了，我自然也跟了去。我們的交誼，本非泛泛。但事已無可如何，將從何說起！川中亂禍方興，我們此去更不知怎樣。只好一切都拋却罷，什麼值得依戀？你的前程遠大，朝加倍努力；我境遇相逼，或將稿死故鄉，也不可。塞先生，孩子的話，你不要深信呵！別了！

若蘭即日

若蘭去後，忽忽兩年了，永不聞她的消息。我淡淡的已將她擱起，但每檢書

筒，便一次看到她的來信使我淒然神往，深恨不已。

病中曾爲她寫過一次詩，抄在這里，作本篇的結束。

天鵝絨般軟的枕上，

珍珠輝亮的眼淚飄來飄去——

泛泛一旦遠離了的愛人，

偏偏會在幽涼的夜晚想起。

親愛的！臨行你贈我以幾枝鮮花，

我却盛了一筐清淚還你。

夢中常常吻着你的雙頰，

醒來枕畔猶自依依。

假若他年相逢呵，姑娘，

孩子這點小小的請求，千萬你要允許！

家庭訪問

這件事我每一起，便覺悽然。

是半年前，爲了一次家庭訪問，不能不到學生的家裏去。同行的是O君，他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，而在校中服務，他又的確是最熱心中的一個。

我們沿着路線走了五家，大半屬於商人，他們竭誠的招待我們，很莊嚴的來答復我們的叩問，但此中也就有些漠漠之意了。他們的希望於其子弟，也不外以能做貿易的事業爲終點。

最後我們纔到鳳昌祖家去。昌祖是本校二年的學生，他的家境不良，自入學以後，我們便瞭然的。有時我偶然問及他，他嘗擦着小眼而流淚呢。他身體很矮，皮肉帶黑色，在同學中最是沈默寡言。假若你和他們一班相接觸，一定要感到他的異

樣。卽如他那件久不洗滌的藍布長衫，你便以爲可怪了。他的功課中最好的要算珠算，題目一出之後，只黝嫩的小手兩動，便能從他枯黃的口裏迅捷的吐出答數來，有時竟聽不見算盤聲音。聽說他的祖父曾給人家當過管賬，這或者就是他珠算純熟的遠因罷。

當我們剝啄著敲他家的門。這門是和石灰剝墜無存的黯陰的短牆緊連，已經有了年紀，傾傾的要預備坍塌，却嚴密的關閉着在；但從裂開的幾條大縫看進去——是一座小小的院落，只一間生滿了荒草的房子。院內曬着幾件破舊棉襖，在門角積了大堆煤灰，一條黑狗懶懶的睡在上面。敲門的聲音，牠彷彿還沒有聽見，半睜着迷離的眼睛。……

『誰呀？』一個老婦人的嘶喘而微弱的聲音從屋內發出。我們沒有做聲。

『誰打門呀？』這是昌祖在問，他開了門出來，『呵！老師，請進來，我們等了好半天了！』

這時昌祖的祖母也在屋內咳着嗽說：「昌兒，請老師們這裏來！」

狗忽然旺旺地吠起來，昌祖一喝，牠又睡下去了，我們便走進他的臥室。

很單簡的布置，兩張炕之外，便是一個方棹，和幾條板凳，都是破舊了的。棹上擺著碗筷，砧板，廚刀……一切零用的瑣碎東西，一個土碟內盛着幾個深黃的窩窩頭，熱氣還沒有盡，偷偷地在那裏發散，窗前一個白爐，已經滅火了，但依然架着沙鍋，放着木匙，三面都是頹牆，窗櫺上糊滿了淺黃色的報紙，陰霾霾地沒有什麼光亮。從棹下放出一陣令人發嘔的氣味，還有藥味。……

高顴瘦枯的老婦人，亂草似的披散着稀疏的白髮，穿着一件白汗衣，上面灑了一層油垢，纏得很利害，大約是從炕上才爬起來，兩隻鞋還沒有穿穩，倚立在炕前。

「先生們是平民學校來的？」伊戰兢兢地問。

「奶奶，沒有錯，」昌祖指着說，「這是蹇老師；這是C老師。」

「呵！老師們多麼費心哪！」

「我們這次舉行家庭訪問，是爲聯絡學校家庭兩方面的感情起見；並且調查學生家庭中的狀況，教授上可以得點幫助；同時要使家庭學校互相了解，行動一致。」C君申明來意。

「先生，你的話我不大明白。」伊纒着雙眉，搖了搖頭。

突然一個約有二十歲左右的一個姑娘進來，樸實的裝飾中帶有無限天真的美麗，走到老婦人的面前，「奶奶藥喝了沒有，現在覺得怎樣？」

「這些都是老師？請隨便坐坐，這裏實在僻得利害。」姑娘招呼我們。

昌祖告訴我這是他的姊姊，我便開始向伊說：「這次我們家庭訪問的意思，就是要知道學生在家裏的事情，學校可以在管教上改良一下！——姑娘認得字嗎？現在我們要請你填這個表。」

「先生我寫得不好，還是請你們兩位誰寫，我可以告訴你們。」伊笑了一笑說，但接着眼淚便流下來了，「昌祖的父親是個排長，派到四川去打仗，一年多沒

有來信，大概是戰死的——一定的了。他的母親去年害霍亂死去。他家裏現在只有三個人：他的奶奶，他和他的姊姊；先生，這就是他的家庭！……」

C君將表鋪在棹上，一路聽一路寫，又問了昌祖在家的情形，都一一填上了。我低頭看着他。及至我們抬起頭來，伊們祖孫三人都默默相對着噙淚。昌祖一雙瘦削的小腿，站在爐灶旁邊，慢慢地顫動，意外的激盪起他心中的志忑。好像是怕他病後的老祖母，哀感過度，又起了什麼涉瀾，悄悄地躡着腳走過來，雙手抱住了他祖母的腰，凝視的眼眶裏充滿了淚，低低地嗚咽，「奶奶，您又傷心了，爹的病好容易才好……」

這雖然是暫時的寂寞，但愈覺悲哀的感人了。

熱情的C君，感到無限的悽楚，兩肩聳了一聳，而眼圈漸漸紅……他似乎已經忘却他的職務了，一卷訪問表，亂飛在地上，鉛筆也正在桌上轉動，要跌上來。

「姑娘，那麼你們怎樣過活呢？」我覺類而問。

伊攏攏紛散的稀零的頭髮說，「自然，我們他要過活；西城有幾間房子租給人家，一月有十來元進款。我們一家都靠着這個，可是最近兩月已經收不着了，他們衙門裏半年沒有關餉，說是要等五月節。我們都是些女人，又不好和他相爭。奶奶說，待些日子再說。眼看又將近三月了，你說我們怎樣辦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再先，我們的家境本來還可以。自從昌祖的祖父死後，就漸漸不濟起來。昌祖的父親已經回來無望了。——昌祖年紀大小，身體又弱，時常被人家欺負。我這樣寡婦人家，多愁多病的，而且又上了年紀了，能做點什麼！……昌祖的祖母抬起頭來，望了我們一會。略略將嘴張開，露出幾個枯黃的牙齒，又低下頭去。伊的聲音有點吁喘，大約不耐久立了，便慢慢地坐在炕沿。

C君從地上拾起訪問表，很柔和的說：「老太太，這用不着發愁，你老人家的身體還沒有什麼不好。你的兒子兩三年也就回來的。再則昌祖也極聰明，將來一定

能夠有好日子過的。」

『但願能如先生所說。』伊稍微帶了一點笑容。

『昌祖人倒是個老實人，就是記性差點，』那姑娘說，『老師們要好好生管教他，這就是我們家裏所希望學校的一點了。』

『自然，那是不成問題的，都是我們的責任，老太太，姑娘，請放心！』我說。

『我們這就走了，有功夫還要時常到姑娘家來，雖然我們走了這麼幾家；但都不能像老太太，姑娘這樣令我敬愛。』C君將訪問表揣在懷裏，預備出門。

『呵！先生們還沒有喝一口茶。』老太太忽然想起一件事來。

姑娘紅着臉說：『但是，先生，我們的火已經滅了。……』伊急得一面拿起劈柴要去升火。

『我們不喝！』我和C君匆匆地出門，

祖孫三人從哀傷中帶出一片和霽之意，一齊送我們出來，深深地向我們鞠躬

說：「願先生們再來！」

我們漸漸地走遠了，一回頭還望見隱隱約約陰濕的土牆和有了年紀彷彿預備坍跌的破門，C君眼圈一紅，我禁不住心裏也有點傷感。……

到家

夜色沉沉了，一天的疲乏都攢集起來，他不能不昏昏睡去。走到柳莊前，他才甦醒了片刻，坐正了問一問這已經到了什麼地方。而他彷彿感到起了一種在渺茫中摸索久久不得歸宿的悲哀。他於是打開轎簾向外面望了一望，天是陰陰地，模糊的星光今晚也不見了，風正吹得淒厲，一片片的落葉從山頂上亂樹林裏飛墜，人在深山危巖上的小路中潛行，轎夫們緩緩的一兩聲喘息，繼續着山坡下的上山的吆喝聲又突然掩來。……

「離T城還有三十里了！」

「這一下山便是平陽大路嗎？」

「自然。我們還得趕着走，這天已經是黑下來了。——喂，前面的挑子你們要

留神，緊跟着走，不要離開。」

「後面的護送的兵隊也到了。」

轎夫們的閒談終止以後，後面的喇叭聲和步履聲同時並作。隱隱的灰色的衣帽的軍隊唱起兵歌，開向前面來了，轎子的速度一增加，他們又慢慢好像後退，而歌聲號聲步履聲總嘹唳在他的耳際。

過福橋的時後，淒涼極了，寥寥的幾家房舍，江邊蘆葦叢中漁火閃閃，也沒有過往的船隻。遠在橋南的幽谷裏，依稀聽見呀呀呀竹篙撥水的聲浪的震盪。粗壯的挑夫，屏息的走過長橋，橋上的凜凜的河風，拂在他們的臉上。他們似乎感到一點涼意，兩肩一聳。蜿蜒的田徑上，旅路者的點點紅燈，照耀着這黑闇的長途。

一程一程的趕呵，走近陂陀的城牆了，這沒有生趣的城樓，依然兀立着，只增加了幾分灰色與蒼然。城根的兩株高大濃蔭的梧桐，兒時的舊游地，在燈光下，雖然看得不很清晰，終覺得比以前長得豐美。燈影熒熒的市街，（當他們一行人進了

鳳翔門舖子大半已關門了，只有幾家草鞋舖和釘子舖還掛着半明不滅的破油燈，夥計們都坐在門檻上乘涼，很輕蔑的看了他們幾眼。忽然幾個乞兒從牆角陰黯處撲奔向他們，因為他們走得太快的緣故，終於沒有追上。他在這一瞥眼裏，看見驕臆外偶然一個佝僂龍鍾的老丐走過，從他那灰垢滿臉，鬚鬚散亂，形容的憔悴中看去，簡直就是他十年前的大房教書的朝賓叔，他軟弱的不忍之心，凄然的一動。目前的鳳翔門大街的荒漠之狀，乘他模糊時，都輕輕的一閃便過去了。

經過一帶烟館的長街短巷，一步一步靠近了他家的門。北門這一路靜悄悄的沒有燈火，二三個幢幢的人影往來，有時幾聲無聊的犬吠，來驚破這沉寂的空氣。轎夫們的步武，忽而弛慢起來。

『唉！不是十年前的光景了，不是十年前的光景了！「桑田滄海」，這變動真不小呵！』他從轎中哀婉的發出一聲低歎。

姚家巷的巍峨矗立的牌樓一觸他的眼簾，他心裏便一陣難過，似一顆尖銳的鋼

針，緊緊的扎在他心之深處，這悽傷決非平常，淚珠連續着一粒兩粒的迷出了眼眶，流於他的兩頰。他想起十年前與老父離別時，鬚眉皓白的老人，拄着杖顛巍巍的送他出門，母親苦笑着握他的手，總是捨不得放開，說了幾次「路上小心，早些歸來。」這臆渺的影象，一混又是十年後了，如今雖已安然南歸，但他們將從何找起呢？

『母親的墳前的荒草一定長得青青了。憑弔遺跡吧！唉！我偏偏要歸來，歸來做什麼呢？』

走到綠茵蔓鋪的他家的門前，已經改了舊觀，不是榜額「菟裘」的洋門了，若非門外的一株老松，他幾乎要疑爲決非十年前的故址。門外陰慘慘的掛了一盞煤油燈，被風吹得飄飄蕩蕩快要熄滅了。長髯垂拂的一個老者，深深的彎着腰，而長長的兩隻大袖掃在地上，皺紋的滿臉堆起微笑了，斜坐在門檻上注視了他們半天。昏花的老眼看得分外出神。

「唉！天老爺呀！孫少爺你都回來了！」當他下了轎的時候，老者歪歪倒倒的走下台階來，扶他進門，喘喘的說了這一聲，便不住的低頭咳吐。

他從燈光下認識了這是十年前的筋強力壯的舊僕王忠，幸喜他還健在，他便告訴他今天所以到家太晚的緣故，是昨夜在新站遇了一場大雨。他好像耳朵已經聾了，他一連如此重複的說了三次，他竟沒有聽見一句。只擦拭着枯澀無淚的老眼，有說不出的孤塵後影之感。沈遲的步履，伴着他緩緩的踏上台階，口邊喃喃的說一句「孫少爺沿路都好」，便寂默無聲了。

他一步高一步低的走進他們的庭園，生疎如在一座荒島上旅行，虛怯的心難於鎮定下去。一切他都感到異樣——走出園門，他才看見東邊一帶的磚牆都倒塌了，變成了一帶好像竹籬圍繞。脚下踏倒的都是蓬蒿……他不曾想到園內早已經這般荒涼。記起在家時母親培植菜畦的殷勤，晨的陽光，映照在金黃色的菜花上，多麼鮮明。一望綠釉釉的，……夜來月光下桂花和茶花都放散出無限的香氣，母親早上傍

晚都在園裏來看園丁的灌溉。這才幾年光景呢。……

他坐在一間滿壁塵封，四處空空的房內了，地下亂堆著書箱行李之類。小小的一個手提燈擺在桌上，提燈之後堆了幾個網籃。他露出失望的顏色，因疲倦而兩手扶着頭靠桌子坐着，悶悶的望着他對面的老僕人。他（王忠）的眼睛疲倦得垂下來，有時又迷迷糊糊的睜開，他正在竭力的來維持不要疲倦。最令歸來的人深以為不快的，就是看見紅潤肥胖的舊僕，瘦得很可憐，下頰尖削，凸起很高的顴骨，這俄頃間，他已經又咳吐了幾回了。

在這寂然無語的幾分鐘以後，他不耐淒寞便發了一句問：『萬想不到我走後這幾年，家裏的光景都大變了！我走後的情形怎麼樣？何以鬧到這樣的荒涼呢？』

『這其間經過的事實，你在我家的年代也不少了，你能從頭至尾告訴我嗎？』他繼續說，聲音很淒澀。

他（王忠）這話似乎瞭然入耳了，兩肩不住的顫動，心裏顯然悵悵不歡，記憶

在他腦中起了一會強烈的運動，才開始回答。

「少爺你到北京去的第二年，老爺和五老爺們便分了家了，」咳嗽打斷了他的話又終於連續，「五老爺搬到四川去了。我們老爺因為分家嘔氣，精神很不好，不久就去世。二房的少爺們又不成材……太太這幾年來又時常——，……三姑小姐是害癆病死的，大少爺已經將大少奶奶接到梓城去住，聽說他在那里已經買了地，打算在那里落業了。……」

他沒有頭緒，粗枝大葉唉聲歎氣的說。

「老爺太太的墳，還是在黃山堡嗎？有沒有佃客在那裏看守？年年都是誰去上墳呢？」

「唉！近來鄉下很不清淨。秋收的時候也沒有人下鄉去收穀子，那裏還有人上墳呵！我是三年多沒有到黃山堡去了。」

「在T城我們家還有誰？」

『恐怕要算在街上要飯的朝賓十四老爺吧，我好像有半年沒有看見他老人家呢！我們的上院的房子租出去了，我倒沒有改變什麼，老是老上來了，還和十年前一樣的當看門。』王忠提起他那癢癢的手理理鬚鬚，露出無限的感慨，『什麼我都看得淡啦，記得年青的時候什麼地方都跑過，就說打苗子罷，我也跟着老爺槍林彈雨中去過來！現在活了也整整五十二年，少爺，我還有什麼想頭，我這個單身漢？

『太太死的時候，我會侍候在旁邊；他說什麼都放得下心，一件他最不高興的事情，就是沒有看見少爺錦衣歸來。誰說不是呢！她老人家差不多是福壽全歸了。可惜少爺老遠地趕來，竟不能跟太太會一面。一出去就是十年，光陰不能說不長呀！息些日子，你也該下鄉去看看，該除草的時候除一除，也不要讓山上的牛羊踏踐了墳地。太太的墳上也該立個碑才對，免得人家說我們家沒有人。少爺，你也是快三十的人了，這些事難道說都還不曉得嗎？唉！太太出喪的那天，才叫風光呢：在老宅子開奠，紅紅白白，送對子的送對子，送幛的送幛，兒孫滿堂，那樣不齊備，請

李狀元點主，綠鸚哥的四轎，吹吹打打，啊呀！這要算我們T城裏的第一次罷！俊爺從桐縣連夜連晚的趕來。還有，還有孫小姐哭得比誰都傷心，倒不枉太太生前那樣的愛她。……」

王忠用手摩擦了一下左眼，微笑着繼續說道：「我真不該說那些話擾亂你老的心哪！家常真是說不盡，道不完，我明天再給你詳細的講一點。——老實，少爺，你一定發了大財回來了罷，也是安家的時候了，人家小姐整整等了你十年！」

他默聽着，心裏充滿了悲哽，只是揩淚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了。

這位老僕已經點起一枝熊熊的臘燭，抽搖着筋肉走出房門，「少爺，你一天也疲乏了，請早些安寢罷。」隱隱門外傳來的微語。

他模模糊糊地聽見壁上的鐘聲敲動，無心去計算是幾點，外面的桐葉蕭蕭亂鳴，風呼呼吹拂紙牕。他細細咀嚼老王的話，想到自己此後生世的淪落，不覺發出一聲哀悼的歎息。

一幀小照

黯澹的夜色煙霧似的瀰漫在屋裏。

「乖乖，你已經睡着了嗎？……」柳夫人靠着牀欄低聲的問。伊的臉上露着淺紅的微笑，疲倦的眼像小貓一樣的睜開又闔攏來。

孩子現出潤白的顏色，軟弱無力的枕在伊的膝上，伊的一隻臂膊攬住他的腰部，那一隻手髻鬚鵝毛扇一般在他的背上輕輕的七上八下的拍着。靜寂的室內，除了這一點音浪之外，還可約略聽到孩子微弱的呼吸。——但終是捉摸不定的。

外面正吼着尖利的秋風，沙沙的落葉，被風捲起來，團團飛舞，這聲音有如激壯的松濤在山崖之中。只有幾點昏黃的星光閃爍於沉沉的天海裏，調和着枯澀與冷寞的深夜。而那怪兀的老槐的枝幹，也被風吹動，一次兩次的撞擊着牕櫺。

忽然燈光一閃，屋內已經充滿了光亮；這是一間臥室的款式，還帶着幾分書齋的性質，陳列了很多的棹椅和用具，和玻璃牕對着的便是牀，牀的左側安放着一個很精緻的梳粧檯和一個竹編的書櫥，壁上稀疏掛着幾張像片和油畫。

柳夫人是個旖旎出色的少婦，緋紅的臉上，笑容已經失去，但點綴着晶澄的淚光，蓬鬆的黑髮，默默的，很不自然的坐在牀前發呆。從伊的面容上，我們可以看出有一種過去的活潑與天真的痕迹；雖然伊的狡黠還沒有完全消失，而伊的妙齡也剛剛才二十多歲；不過伊坐在那里的情景，頗不像一個神智和姿態很靈敏的婦人，只濃厚的表現伊的侷促不安的神色和傷感的動作。愁悶的眼光不時投到牀上孩子的身上。孩子正被美麗的被褥擁着，兩頰泛着淺紅，小臂伸在被子的外面，悄悄度過這夜的漫長的光陰。

伊慢慢地振作起精神，抬起頭來，用力的望了一望房門，看有無動靜，也許是怕有人來。伊靜靜的不做一聲，怕驚動了孩子，引起他的噓哭。但同時伊的膽怯的

情緒又使伊的心房無主的跳動着。伊的脚不知爲什麼無意間會踏到小搖籃上；於是搖籃響了一聲，倒在地下了。這引起伊一種不安寧的驚訝，好像有什麼不祥的事立刻就要來臨似的。伊再去看孩子，不過肩頭聳了一下，眼皮仍是照樣的闔着，也沒有醒來。伊的心言才坦然了，悄然的離開了牀沿，將帳子緩緩的垂下，又走到棹前扶起搖籃來。伊後來便順着牕檯坐下，牕前一張美麗活潑的少女的像片，在清澈的燈光裏鮮映着；伊癡騷的坐在那兒也不動，慘淡的目光注視在像上，連瞬都不瞬一下。不久，在燈影之下，伊顫聲的哭了。這幅小影好像一枝無形的箭鏃射透了伊的心葉。……

門響的時候，伊的丈夫從外面歸來了。他是個高大而精悍的青年，一進門時，臉上帶着和悅的笑容。脫去了長衫，伊去接過來掛在架上，冷漠的樣子，含着淚一言不發。當他眼望着伊，伊的淚更像山泉一樣的滔滔的奔放了。幽綠的燈光照在伊淚痕斑斑的臉上，發出閃閃的光芒。

「清慧，你有什麼難受的事嗎？」伊的丈夫挪動椅子靠近了伊，用手巾給伊揩拭臉上的淚痕。

「沒有什麼，請你不要問我！」伊有點微怒，從他手裏拿過巾來，自己還是嗚咽着。

「我們相處三年了，我也沒有什麼事情對不住你！」他鬚髯也有了無限傷感，「你是知道的。」

伊聽了這句刺心的話之後，心裏倒越發難受起來，忙道：

「不是！不是！你也不要多心！……我……」

「但是，清慧，你到底爲的是什麼呢？」他穆然的領首，打斷伊的話頭追問。

「我不過想起往事，心裏難受就是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伊恐怕勾引起他的傷感，故意苦苦的一笑說，「你到那邊去坐着休息一下，我再告訴你怎樣？」

他看見伊已不如甫進門時的悲哀，心中也覺得寧靜一點，便在對面的藤椅上坐下。

這時院中的風又慢慢的停息下來，落葉還是颯颯的飛揚。寂寞的黑暗擁掩着萬有的人間。這屋裏靜寂得一顆針的投落也聽得見。柳夫人便開始伊的敘述了，在一句話的完結之後，照例伊的眼圈一紅，淚珠就不斷線的落下來。

你不是常常問那壁上的女郎是我的誰嗎？她便是幾年前我的主人的女兒。我家是B城人，我的父親是個戰士，在觀山一役，變成了俘虜，從此就沒有聽見過他的存亡的消息。我的家由一個中產的人家零落下來，可憐我這樣一個孤獨的女兒！在童年的時候，我是很快樂的過活在溫柔的家庭裏，雖然一無親人，只有一個白髮龍鍾的老母；但她對於我這個玲瓏巧小的女孩，却是意外的憫憐和珍愛。而且她又

買了許多書畫教我閱讀。就此一點溺愛的慈暉，便使我幼小的生命，得到幸福的時光。但她有一點特徵，晚來總愛無端的哭泣，口裏念着我父親的名字，有時整整的從夜半哭到天明。

那時我的家住鄉下，每常日落空林，我也不告訴母親，偷偷的就跑出村莊來。小鳥在樹影森森裏唱着晚禱，霞光和流雲正盪漾在天邊，微風吹着我的散髮。我隱約的看見遠遠地峙立着一抹青巒，籠罩着斜陽的迴光。這山下縱縱橫橫的偃臥有無數的阡陌，一塊一塊的綠稻葱翠得可愛。那些羸筋赤膊的農人荷着犁鋤，微笑的緩步歸路。依傍田塍的小河，捲起一層一層的波浪，發出淙淙的聲音。有時還有對對的青鱗擁着綠藻在水心來來去去。我差不多沉醉在這靜寂的晚風裏了。

固然我是述說那像上女郎的故事，但我的身世從來總沒有向你提及，故今夜正不妨從頭說起。我的神經常常爲自然所激動，每天不斷地在這田塍上逗遛。這平易的安靜的生活像流水似的度過去。在附近的園地裏，也有些幼小的兒童，他們雖則

很忙，一味的鍾天幫助他們的父親們割草或者搬運農具；但有時也和我在一處玩，並且把我引到野草深處去看他們的工作。他們都笑着說：『你肯幫忙我們割一點荒草嗎？』我赭紅了臉，從一個孩子手裏接過鐮刀來，一隻手抓住草便去試，居然也割下一束草來了。終於因了快慢的關係，相形之下，我自己覺得實在不如他們。因為當我還沒有將草抓穩的時候，他們已然割了好幾捆扔進篋筐裏。於是我覺着無味了，把鐮刀匆忙的擲到地上，氣憤憤地走回村子去。後來，他們百般的向我陪禮，我的氣才算平了。

密密的樹林種在我家的四圍，東邊稀疏的地方，隱約望得見一座磚屋，赭紅的顏色，映着深綠的欄杆。這是城裏劉羽杉的別墅。這屋子裏的主人，是不常來的，只有夏天他們的足跡，才在這裏發現。不錯，他們是來消夏了。在清爽的早晨或者暮色蒼茫的時候，輝煌的燈光映照白的臆紗，樓上不時有幢幢的人影往來。村中的農人都站在遠遠地向樓頭凝望，尤其是婦女們都現出欣羨而閃爍的眼色。

那正是我滿十三歲的一年。一天我方悄悄的立在別墅的門外，太陽光明的灑在大地上，我臉上流着滴滴的汗珠，天真爛漫的正在那裏推想，推想着這屋裏瑰麗的貴人和一切裝潢。

「一個美髮的小孩，我從村婦口中知道她叫玫兒的，開門出來了。」

「你不要進來看麼，這鄉村的姊姊？」玫兒問道。

「不，你看我這麼髒的衣裳。」我的臉通紅了。

「不要緊的。他們都不在家，我的爹和姆姆。我帶你從旁門進去。一會兒就出來了。——鄉村的姊姊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「萃——我短縮而窘迫的吐出一個字。」

「你有姆姆麼？」玫兒和藹的問。

「我的母親在那邊村子裏，沒有知道我往這裏來。」

「走，我們進去罷！」

我忐忑不甯的跟着玫兒進別墅去，我的心裏充滿了惶迫，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。玫兒還在滔滔不絕的講演他們的客廳中有怎樣好看的畫，怎樣講究的陳設，如像花瓶，帽筒，香爐……之類。

我只是低着頭的亂走，所覺着的這裏面和村子裏的茅屋真乃絕不相同。地板差不多都是平滑如玉，而且鋪着很美麗的絨氈，使我一步一步的踏下去，頓生柔軟和安泰的感覺。我真羞慚，因為我實在不配到這裏來。在玫兒的房間裏，我坐了一會。她的屋，自然也是很精緻的。我默默地不發一聲，玫兒倒是連珠的發問，這裏好麼？那裏好麼？又坐了一會，我便離開這裏了。出門時，她真情流露戀棧的拉着我的手說：「鄉村的姊姊，你能再來嗎？……」

我的童年的歷史自然是很多的了，這總算是重要的幾頁。而這些活潑的年光，在我的心上是印得有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跡；在月涼風清之下，或苦雨孤燈之夜，只要我微微的有所觸感，便能歷歷 清朗明鮮映在眼前來。

但是何曾想到後來。這幻變的後來呢？當我十五歲的那年，我的母親因為想念我父親的緣故，漸漸的病了，在這年的秋後她就死去。我從此變成一個孤苦無依的人了。母親的死，是我生命中一個很重的創傷。無依的結果，村人議決送我到劉羽杉家當使女去。差不多是一種巨烈而震怖的傷害加上我的頭來，因此事我在心中早起了前途茫茫的恐慌。劉羽杉不是村前白墜紅磚的洋樓裏的主人麼？他家的男男女女僕婢，豈不是很多的麼？使女的生活又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？我幼稚的心靈越發迷糊而渺茫起來。我不去又該怎樣呢？這四顧汪洋舉目無親的村莊，我能長此的過下去麼？……我不覺起了戰慄！當村中的父老在徵求我同意的那天，我也就同意了。

是一個嚴冬的夜晚，天正下着大雪，我和村中的李姥姥上了一乘露頂的轎子，離開這村落，奔向城裏去。那夜狂風呼呼的刮得很響，冰冷的雪片打在我的頭上，四圍都是白茫茫的什麼也看不見。有時闖入了窪谷，有時又踏行在亂崗；風聲

樹聲響成一片，姥姥倒安然的睡着。我却因了無限的恐怖哭了起來。把姥姥驚醒了，她千言萬語的安慰我，說不久就要到，你不用着急，也不用怕，他們那裏的家，才是高貴的有錢的人家呢。我爲的是怕目的地還是和現在一般的白茫茫的荒山的世界；那麼，我就死也不願意去的了。

輝煌的燈火透過遼闊的街頭，我們一行人在這冷森的寒夜裏匆匆進了城。走過了幾條長街，便看見一所瑰偉矗立的高大的房屋。我髣髴失去知覺一樣，從前不過在他家別墅門外徘徊，認識了玳兒，如今却要到人家的家裏去了，事情也真巧啊！至於怎樣去會見劉羽杉和他的夫人，以及李姥姥什麼時候走的，我都記不甚了；不過我從此就安閒的住在紅屋裏。

大概是這樣的：那晚上我們進去的時候，劉羽杉正躺在臥椅上，脚下踏着火爐；他的夫人很無聊的坐在他的面前，閒話些家務。他在燈光下擡頭的看了我半天，她却瑣瑣碎碎的細問我的家世和來歷。姥姥支吾的回答着一切。還偷偷地看一

看這豪富和奢靡的住宅，覺得在鄉下常常想到天宮，這裏大概也和天宮相差不遠。
姥姥在小板橙上坐了，正在那裏細訴我的母親生前是怎樣一個好人，又勤謹，又和氣，闔村沒有一個人跟他合不上的……還沒有完，門一掣動，一個粉紅衣裳的小孩進來了。漸漸的走近燈前，我才認得她就是美髮的玫兒，長得越發嬌嫩。她只是的看我，目不轉睛的要走過來。我低下頭，裝做不知道。她便拉住她的親母的手說：

「姆姆，鄉村的姊姊到我們家來嗎？」

劉夫人輕輕的用手替她理着髮說，「玫兒，她不久就要住在我們家裏了。她沒有姆姆，是個多麼可憐的人！你要她同你一處讀書麼？我將來讓她跟你去。」

「姆姆，是真的嗎？」她倚在她母親的身上。

「你想你的姆姆什麼時候欺騙過她寶貝的玫兒？」

「姆是不會哄我的，我很信！」玫兒兩眼泛着感謝的情緒，走到她父親那邊，

「爹，你也能夠允許我嗎？」

父親皺鬚的瘦臉也顯出和祥的顏色，點點頭。

她又走到我面前，表示求我做她的同伴的願望說：「鄉村的姊姊，你那天來呀？你還要回你們那茅草的村落裏去麼？你就在這裏住吧，從今朝起。我們花園好玩的地方多着呢，我可以暢暢快快的陪你玩幾天……鄉村的姊姊，你爲什麼不言語呢？」

我羞紅了臉的被他們的目光注視，只是笑着不肯回答。「鄉村的姊姊」，這是多麼好聽的一個名兒！

「萃兒你爲什麼不說話呢？以後在這裏住的日子正長哩！」劉夫人接着問。李姥姥也在一旁，直去眼色，讓我發言。

我謙遜的低聲說：「伏侍姑娘，那是我很榮耀的事情，只要姑娘不嫌棄我就得了。」

我一面又拉着玖兒的手，「玖姑娘，你真是活潑！從別墅我們別後，差不多快

三年沒有見着你，不想姑娘越發出脫得好看了。」

我羞怯怯的看着她，她却笑將起來，把我的手緊緊握住不肯放。她的小眼真好像陽光中盪漾着的微波一樣的愛人！

到劉家以後，他們沒有拿我當外人看待，更沒有「我是使女」的居心，簡直我也有如他們的女兒之一。我是一個孤苦零仃的女孩，只望能有一個地方，足以寄託我這飄泊的一身也就罷了。但誰能想到竟有這樣的幸福？玫兒更是愛我！

玫兒真是一個潔白無瑕的小孩子，她的舉止是非常的天真，便談吐也帶着幼稚的口吻。說起話來，總是微露着笑靨。嬌嫩清脆的聲音，很動聽的，她成天也不知道什麼叫憂愁。

玫兒，她不大愛過安靜的生活，只一味跳跳跟跟的好像小鳥一般。但有些時候，也做出溫柔靈動的表情，坐在屋內看圖畫。

她家的花園，有魚池，有假山，有亭台……大家的正事都做完了，便到裏面去

捉迷藏；還有一個小使女名叫紫霞的，也是那時我們的遊伴之一。關於我們遊玩的事情，有許許多多，現在也不必提起了。

那年玫兒才十一歲，她的母親請了一個先生在家裏教書，讓我也去伴讀。每天我們總是一同上學，一同回來。早上她多半遲遲的醒了也懶得起牀，我便去叫她。

「那牕外的人兒是誰？是鄉村姊姊嗎？請進來！」她的儂伶的小眼，早已覺察出牕外的人。「鄉村姊姊」這個稱呼，雖然我來她家這麼許久，也沒有改口。

「太陽兒出來了，麻雀兒歌唱了，懶的玫兒姑還不起來嗎？」我每天是這樣的站在牕外唱着叫她。

她忙忙的就穿起衣裳下牀，口裏很自然的哼着：「先生要催了，學生該上學了；起來！起來！」

她顯出高興的樣子，起來就同我往書房去。

她最愛聽鄉間的傳說和農夫們在田裏……一類的故事；有時她聯想而問到燕子，蝗蟲，蚱蜢。……我一說起蝗蟲怎樣的吃糧食，怎樣的爲害農家，她的臉便立刻現出劇烈的表情。又如正講說我們農村裏許多人家的事情的時候，她往往聽得出神。一到太淒涼的地方，她就不願意往下再聽了。

玳兒，我心裏真有不言說的愛她，她是我惟一的小妹妹！

當劉彬先生死的那年，玳兒已經是一個美妙的少女了。

她還有兩個長兄在C省爲商，羽死去的第二年，玳兒的母親實在不耐家居的寂寞，我們就全眷搬到C省去。在那裏，玳兒進了省立小學，劉夫人也允許我入職業學校肄業。我和玳兒雖不同校，但每當黃昏後，大家下課回來，總在一起溫課。她人極聰明，又肯用功，進去三個月，便跳了一次班。不過從那個時候起，玳兒便時常多病了，掉上成月不斷的陳列着藥罐藥瓶。劉夫人在一旁目不交睫的守着她；又正趕上我們學校遷移校址到新城去，我勢不能不在校內寄宿，湊巧學期考試也在

此時舉行，我縱然在考期內很忙，也是一天或兩天來看她一次。後來玫兒她就去了。

我真後悔，我當時只存了自私心去對付考試，沒有得在她的牀前送終。唉！這都是那裏料得到的事情呢！我因了玫兒的死，心差不多都粉碎了，於是就退了學，想來安慰我的可憐的劉夫人。這惡劣的運命已將她傷害得很深，以致使她入了癡狂。在病院裏調護了一月，她的愁慘的生活終歸於消滅。也許她能找着玫兒同路。

我來到P城以後，真是時時的在追念着傷感。我自己竟經過這樣一個大幻的夢域，現在還是依然一個淪落；最難堪的便是想起我的妹妹玫兒。今夜在此寂寞中，我又瞥見了她的小照，像她這樣一個花枝般天真的女郎，爲什麼也橫被摧殘在這暴風雨的人間呢？這真是令人悲慟欲絕的事呵……」

伊說着，臉上已出一大堆汗。嗚咽抽搐的哭出聲來了。

伊的丈夫在旁邊靜穆的聽到這裏，兩肩也隱隱不平的聳動；他悽歎了一聲，踏

跟的奔向牕前，指着問：「清慧，這便是那可愛的小照嗎？」

外面的雨瀟瀟灑灑的下起來。

水葬

「爾媽，老子算是背了時！偷人沒有偷倒，偏偏被你們扭住啦！真把老子氣死！……」

這是一種嘶啞粗躁的嗓音，在沉悶的空氣之中震盪，從駱毛的喉頭裏迸出來的。他的搖動軀體支撐着一張和成天在煤窰爬進爬出的苦工一樣的臉孔；瘦筋筋的一身都沒有肉，只剩下幾根骨頭架子披着皮；頭上的髮雖然很亂，却纏着青布的套頭；套頭之下那一對黃色的眼睛膨着直瞪。最引得起人注意的，便是他左頰上一塊紫青的印跡，上面還長了一大叢長毛。他做開貼身的油漬染透的汗衣，挺露胸膛，他臉上的樣子時時的變動，鼻子裏偶然哼聲。看他的年紀約有三十歲的光景，他的兩手背剪着，脚下蹬的是一雙爛草鞋，塗滿了溷泥。旁邊有四五個濃眉粗眼的大漢，面部飛舞着得意的顏色，緊緊的寸步不離的將他把持住，匆匆的沿着松林走。彷彿稍一不留心，就要被他逃逸了去似的。這一行人是在奔小沙河。

他們送着賂毛去水葬，因為他在村中不守本分做了賊。文明的桐村向來就沒有什村長……等等名目，犯罪的人用不着裁判，私下都可以處置。而這種對於小偷處以「水葬」的死刑，在村中差不多是「古已有之」了的。

行列並不如此的單簡：前後左右還絡繹的拖着一大羣男女、各式各樣的人們都有，紅紅綠綠的服色，高高低低的身材，老老少少的形態……這些也不盡都村中的閒人，不過他們共同的目的都是爲看熱鬧而來的罷了。尤其是小孩子們，薄片小嘴唇笑都笑得合不攏來，兩隻手比着種種滑稽的姿勢，好像覺得比看四川來的「西洋鏡」還有趣的樣子；拖住鞋子梯梯塔塔的跑，鞋帶有時還被人家踩住了，立刻就

有跌倒的危險，小朋友們尖起嗓子破口便罵，汗水在他們的頭上像雨珠一般的滴下來。

婦人們，媳婦攙着婆婆，奶奶牽着小孫女，姑娘背着奶娃……有的抿着嘴直笑，有的縐着眉表示哀憐，有的冷起臉，口也不開，頂多滋一滋牙，老太婆們却呢

呢喃的念起佛來了。她們中間有幾位拐着小腳飛也似的緊跟着走，有時還超過大隊的前面去了；然後她們又斯斯文文低悄悄的慢搖着八字步，顯然和大家是不即不離的。被好奇心充滿了的羣衆，此時顧不得汗的味道，在這肉陣中前後後的擠進擠出。你撞着我的肩膀，我踩踏了你的腳跟，……便一分鐘一秒鐘也沒有甯靜過。一下又密密的挨攏來，一下又稀疏的像滿天的星點似的散開了。這正像蜜蜂嗡嗡得開不了交的時候，忽然一片更大的嘈雜的聲浪從人海中湧起來，這聲音的粗細緩急是完全不一致的：

「呀！你們快看快看，那強盜又開口了！」

「了」字的餘音還在嫋嫋不斷，後面較遠的閒雜人等跟着就像海潮一樣拚命的撞擊過來，前排矮小力弱的婦女和小孩却漸漸向後引退。但駱毛（便是他們呼喊爲強盜的）的語聲這時嘶啞的程度減輕而驀地高朗了許多，顫顫的像破鑼般的在響成一片：

「嘿！瞧你們祖宗的熱鬧！老子把你們的婆娘偷走了嗎？叫老子喫水？你們也有喫火的一天！燒死你們這一羣狗雜種！」

駱毛口裏不乾淨的咕囁罵着；姑娘奶奶們多半紅了臉，把耳朵掩起來；老太婆一類的人却裝做耳聾，假裝問旁邊的人他說的是什麼；村中的教書先生是完全聽進去而且了解了，他於是撇着嘴覺得不值一錢的喊道，「喪德呀，喪德！」駱毛自己的兩耳只轟轟的在響，這時什麼聲音都是摻不入的，他只是一味大步的走出村去。搖搖擺擺的走，幾位漢子幾乎要跟不上了。看看已經快離開了這個村落。後方的人羣「跑百碼」般的起來，一路還扭嘴使眼嘻嘻的嘲笑。駱毛大概耳鳴得輕了一點，彷彿聽見一長串刺耳的笑聲，他更是一肚子的高興，用力的將頭扭回來，伸長着脖子狂叫道：

「跟着你們的祖先走那兒去？你們難道也不要命嗎？……老子背時的日子，你們得色啦！叫你們這一羣龜子也都不得好死，看你們還笑不笑！」

但是當他的頭剛好轉過，枯瘦的脖子正要像鷺鷥似的伸長去望時，才一瞥，就被那長辮子的力大的村農強制的扭回去。他氣憤憤的站住不走了，靠着路旁一顆大柏樹。

「走！孫子！」長辮子噙的給了他背脊骨上一拳。

「哎喲！你們兒子打老子嗎？」他負痛的叫了一聲，兩條腿又只得向前挪移，「那不行！爾媽民國不講理了是不是？……」他幾乎要哭出來。

這時離開村莊已有半里的光景。這是一個陰天，天上飛馳着銀灰的雲浪。蕭蕭的風將樹吹動，發出悅耳的一片清響。遠遠近處都蔓延着古柏蒼松。路是崎嶇不平的山路，有時也經過田塍或者淺淺的山丘。大家彎彎曲曲的走，似乎有點疲乏。在一座墳台之下略略休息。這一個好機會，羣衆都圍攏來。瀟颯的松枝掩蓋在頭頂，死寂的天空也投下幾絲陽光來，透過了綠葉，駱毛傍着那一塊字跡模糊的殘碑坐下了。

「爾媽，老子今年三十一！」他換了一口氣，提高嗓音的又開始說，「再過幾年，又不是一條好漢嗎？……」

「駱大哥！啊啊，說錯啦！乾老爺子！你老人家死咧的話，我兒子過年過節總幫你老人家多燒幾包袱紙。你就放心去罷，有什麼身後開不了交的事情，都留下讓我兒子幫你辦。乾奶奶——哎呀！啥子乾奶奶，簡直就是我那嫡親奶奶呀！——我養他老人家一輩子還不行嗎？……」

小耗子王七躡着腳走過墳前，用手搓着眼睛，把眼圈都搓得快紅了，向駱毛請了一個大安，親熱的說了上面的那一大段話。小耗子在今年跟駱毛交過手，敗仗下來，就拜了老駱做乾爹，是個著名的小滑頭兒！

「七老弟，你就再不要乾老爺子濕老爺子的啦！」老駱冷笑了一聲說，「好漢作事好漢當，也用不上牽累旁人！我的媽呢！」

老駱心裏忽然難過了起來，他也不再說下去，站起身來就往前走。人羣又被他

拖着像一根長繩，迴環在山道上了。

登程以後的途中，老駱幾乎絕無聲響，除了習慣成自然的幾聲哼哼之外，不覺頓然變成啞吧。這些隨從的人們都加倍的疑惑起來了。而幾條大漢却很高興，他們以為這樣可以使大家安寧一點；進一步，也可以少傷點風化，因為老駱的話，沒有一句不是村野難聽的。所以就是老駱走得慢了，他們也不十分催逼他。

駱毛只是緩緩的走，含着一臉的苦笑，剛才王七那幾句話引起他無限的感觸；他心裏暗暗悲酸着，想到他的母親，便覺心裏發軟。那熱狂的不怕死的心登時也就冷了一半。他的堅強的意志漸漸軟化下去。

因為他精神上的毀傷，使他口都不願意再開了。他心裏完全是猶豫和躊躇了

「我死後，我的媽那麼辦呢？……我的媽啊，你在那兒？你可曉得你的兒子死在眼前了嗎？你如果在家緊等我回來，你不知道焦心成那個樣子！唉！唉！……」

駱毛雖然是個粗人，可是想到死後老母無人養活，他也覺到死的可怕。直至他們捉住他的兩臂，要往水下投他的時候，他狠心把眼一閉，他老母的慈容猶彷彿在目前一樣。

天依舊恢復了沉寥的鉛色，桐村裏顯得意外的冷冷落落。那黃金色的稻田被風吹着，起了輕掀的很自然的波動。真是無邊的靜謐，約略可以聽見鶉鴉的低唱，從掩映着關帝廟那一派清幽的竹林中傳來。遠的山峯削壁的峙立着，遙遙與天海相接。閤村都暫時掩沒在清淒與寥寞的空氣之中了。

村後遠遠的有一間草房，圮毀的屹立坡上，在風聲中預備着坍塌。木柵門拉開後，一個老婦人拄着拐杖走出來。她的眼睛幾乎要合成一條縫了，口裡微微喘氣，一手牢牢的把住門邊；摩挲着老眼目不轉睛的凝望，好似在期待着什麼。看她站立在那裏的樣子，顯然身體非常衰弱；臉上堆滿了縐紋，露出很高的顴骨；瘦削的耳

朵上還垂着一對污銅的耳環，背有點駝，荒草般的頭髮，黑白參差的紛披在前額。他穿着一件補丁很多的夾衣，從袖子裏伸出來的那隻手，顏色青灰，骨頭血管都露在外面。

她穩定的倚傍着門柱，連動也不動一下，嘴唇却不住的輕顫。最後她將拐杖靠在一邊，索興在門限上坐下來了。深深的蹙着額發愁道：

『毛兒爲甚麼出去一天一夜還不回來？』說着又抬起頭來望了一望。

東隣招兒的媳婦，掠着髮帶笑的扭過來。她是一個村中少見的大腳婆娘，胖胖的臉兒，粗黑的眉毛，高高的挽起一雙袖子，大概是剛從地裏回來。她正要同這個老婦說話的時候，只見她的十歲的孩子阿哥沿着田邊喘吁吁地跑過來，口裏喊道：

『媽，真嚇死人的！我再也不敢到河邊上去了。』

『甚麼事，這樣大驚小怪的？』招兒媳婦向她的兒子說。

『他們剛才把一個人擲到河裏去了。』

「因為什麼事？」

「偷東西教人捉到了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阿哥把嘴向那個老婦一扭，說道：「是她的……」

招兒的媳婦急忙把她兒子的嘴用手握住，不讓他說出來。

其實那個老婦本是耳聾的，這回又因為等兒子着急，越發聽不到他們講的是什麼話。只見他們的嘴動。她因問道，「你們講什麼話，這樣熱鬧鬧的？阿哥，你見過毛兒沒有？」

阿哥不敢答，只仰了面望他娘。他娘替他高聲答道：「沒有看見。」

那個老婦把耳朵扭向招兒媳婦道，「你可是說沒有看見？」

招兒媳婦點點頭。那個老婦嘆了一口氣，口裏咕嚕道：「他從來沒有到這個時候不回家的。那裏去了！」說着又抬起頭來向遠處望一望。望了半天，又嘆了一口

氣，把頭倚在門框上。招兒的媳婦拉着她的兒子慢慢地躲開了。

直至招兒家裏吃了晚飯，窗外吹來的風，入夜漸涼起來。外面冷清清的只有點點的星光在黝黑天空中閃爍，招兒的媳婦偷偷的跑到那個老婦的門前看一看，只見她還坐在那裏，口裏微弱聽不清楚的聲音彷彿是說，「毛兒，怎麼你還不回來？」

舊侶

祝九婆是會祖母最得意的使女，遠在我們出世倒數上去的二十年前就嫁給祝九公了。她本來的名字我們是不大知道的；不過第一因為她是長輩的用人，第二因為她也有點年紀，第三她人又很正派有德行，於是我們閤家大小都感着「嫂」，「媽」，「娘」，「嬤」，……一類普遍的稱呼，在她身上是不適用的了，為特別表示敬老起見，只有叫她「婆」這一個字。因了習慣上「公婆」兩字一向是相對的緣故，她的丈夫之被稱為「公」，也就是必然的事。我們家在播城的重視禮儀，總算是很有名的。

祝九婆家住T村，離着縣城老遠的，似乎有八九十里之遙罷，一天多管是打不了來回。她老人家輕易不會進城一踏，一年四季每逢節氣，倒是照例要進城來逛逛：一則是給母親拜節，再則是順便帶了孫女兒來瞧瞧熱鬧。結果每回總要在我們家住上十天半月才回去。

九婆的性情最是和母親們相近不過了，她們幾位老太太往往坐在一處，喜笑顏開地縱談着秋收冬藏的田務，但有時話扯得長了，大家也免不了掉追憶起往事陳迹而生傷感。我們這幾個孩子却分外討厭九婆那張鷄皮縐的臉和一對大紅眼串，緣故是因爲她的模樣不由人就會聯想到「龍門陣」中的「熊家婆」身上去，而心靈的恐怖突然躍起。所以看見她時，頂多不過遠遠地偷望一下，甚至於悄然無聲的迴避了去。

她的孫女兒倒委實是一個鄉下的小姑娘，黃頭髮，粗紅頭繩紮住一根羊尾巴似的小辮，一雙尖尖的糶子腳插在大紅布的繡花鞋裏，走起路來很喫力，脚尖永不着地，只一味的腳後跟墊着移動，全身都幌搖着。尤其是兩後手，前前後後的摔來摔去，可以畫成無數的半圓弧。她不大喜歡說話，除非人家問她。如果有人問她不說話的緣由，問急了，她便冷冷地回答道：

「不講話有什麼稀奇？姑孃家常總是少說話好些。奶奶也說過。貧嘴貧舌的有啥子好處？你不要小看我們姓祝的一年四季做莊稼，倒不是什麼寡廉鮮恥的人呢。」

……

記得母親也常常對我們說，祝大姐（母親叫我們這樣稱呼她）她的粧扮雖說古板一點；人家是鄉下人的姑娘，比不得城裏公館人戶的小姐。況且她也是知書識禮的人，從小就跟她爺爺讀過書，這幾年替她爹也真幫忙不少：譬如掛賬寫信，管家……等等，像這樣一個十五六歲的鄉下小姑娘，也算難得了。人家好容易進城一踰，在我們家總算做客，你們要小心客氣地接待她才是，不要把自己的身分看得太高了！再則呢，人家回去說起也不好聽。

我們對於祝大姐的粧束和舉止，起初很有點詫異，後來也就司空見慣了。不過她看我們彷彿生疏得很，見面只淡淡的說幾句或者招呼一下，而她已經露出不勝其羞怯的神情。但有些地方倒也看得出她的天真；她每每愛拉她奶奶的長桶大袖，東家也跟着走，西家也跟着走。九婆脾氣是再好沒有的，而且膝前又只有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小女孫兒，自然不能不把她當成活寶貝一般看待。但她常常坐在那里或者

站在她奶奶的身邊，總帶着一點嚴厲的樣子，一對眼睛很愛圓瞪着，好像對人發恨似的，臉上冷冰冰的，永遠低下頭。

我們一家大小都異口同聲的說，祝大姐的脾味太古板了。母親更主張將她留在這裏跟姊姊們學學，九婆也贊成了。

這次他們原是趕新年來的，轉眼元宵過去；九婆忙着鄉下的莊稼，雖然丟不下孫女兒，可是也沒有法子，只好含悲忍淚的回去。

祝大姐在我們家一住兩月，脾氣比較以前溫和得多，腳也漸漸的放大了，走路自然平穩起來。最奇怪的是沉默寡言的性情幾乎完全改換，變成了一個有說有笑的人。她成天拿着鉤針跟姊姊們學打頭繩東西。十天半月也一次兩次的寫信去安慰她鄉間的祖母。把這裏生活的愉快一筆不苟的都填在八行上去。我們要求她做游伴的時候，她馬上連聲笑着答應，攔下手裏的活計，慢步低悄的就走來。

我們那時在家裏私塾讀書，母親嫌我跟姊姊都太小了，恐怕用心過度，特請先生每天放半天假，所以我們除照例早上唸幾句四書左傳之外，下午儘有玩的工夫。因此我們每回午飯之後，十有九回要去找祝大姐的。祝大姐玩的方法又多，又有意思。凡是我們想不出來的，她都想得出來。

有一回午飯，姊姊還差幾嘴飯沒有喫完，我便拉着她從飯廳裏走出來了。自然，我們惟一的目的就是找祝大姐去。姊姊早意領神會的了，不待我說。

到了東廂房的時候，雙下巴的祝大姐正聚精會神的坐在牕前，身上攔着一個頭繩球，一隻手拿着活計，那一隻却輕巧的將鉤針撥動，很快的穿進穿出，密密的一針與一針相連。許媽也一旁拿起她自己的鞋脚在那里做，口裏喃喃着不知道跟她說些什麼。她也並不抬起頭來，彷彿眼圈微微的一紅，好像是說道：

「奶奶大概在鄉下又在念我了……」

姊姊跑進去說：「祝大姐有沒有空呢？」

「等我把這兩針打完好不好？」她露着笑容的回答。

我跟姊姊，就在條桌旁邊的小獨櫈上坐下，悄悄的看着那鈎針亮煌煌的動得頂快，不到兩分鐘就完了。她一面放下活計，一面站起來將衣裳抖了一抖說道：「我們走堂屋跟前去罷！」

我們三個一個比一個高些，排排的坐在門限上。我不耐煩了說道：「這下子我們做啥子好呢？」

祝大姐提議，「我們搭燈籠要罷。」

姊姊去拾過一張櫈子，我跑進堂屋，爬上半圓棹去，恰好穀着神龕，把爐子裏的香簽抓了一大把下來，在地上把附帶着的香灰抖乾淨了，就動手跟姊姊做燈籠架子，將香簽攔腰拗彎像一座尖山的形勢，然後把兩頭也弄彎過來成一對鈎兒。這樣一根一根的照着做，等到祝大姐喊夠了的時候我們才休息。祝大姐的手腕真是又快又靈巧，她先把燈籠靶插在櫈子的縫裏，接着就把我們做成的架子掛上去，慢慢把

小巧玲瓏的八角燈做成了，一個挨一個飄飄揚揚的垂到地上；除非你去用力的觸他，是不會傾塌下來的。我同姊姊不由得眉飛色舞，在門外跳躍着歡呼道：

『你們看！八角燈！八角燈！玻璃的八角燈呀！水晶的八角燈呀！……』

祝大姐瞥見我們這副神情，好像白癡，好像發了狂似的，笑得氣都喘不過來。

那年我有十二歲了，母親彷彿有點禁止我跟姑娘們一塊混的意思。不過我的癖性是不大好改的，其實我彼時也並不會分什麼界限，只覺得和女孩子們在一處玩着更其有意思罷了。所以當着母親的面，我倒假粧着跟祝大姐很生分的，背後底大家依舊親親熱熱的在一起。姊姊對於這件事很不平，常常說道：

『姑娘家家 怎麼？同男孩子就不一樣嗎？在一處就要不得？媽媽的脾氣真古怪！』

我們家鄉小孩子耍的法子頂多，例如彈胡豆，挑香箴，跌錢，砍錢……等等，但是跌錢砍錢人們嫌他賭博的意味太濃厚了，就不得已把他們歸入下流的一類去，

而挑香簽和彈胡豆倒是在公館人戶都很流行的。祝大姐却頂喜歡彈胡豆不過，有時我們弄到十來個錢，就可以買一大手帕的胡豆，整整的混一個下午，在祝大姐屋裏關起門來。彈胡豆的時候，她總是高高的捲起袖子，（其實是用不着，她未免小題大做了，）不慌不忙的在兩粒胡豆之間劃了一道後，一彈恰好豆子就碰上了。嬌的手本來很粗，拇指上帶着一個銀戒指；在我們家居留了幾月之後，也就轉變成了嫩的顏色，這自然是沒有再做粗活的緣故。

有一回，先生請一個星期的假回家去，我們差不多最得意了。這天姊姊不在家，我早上也閒着沒有事，就悄悄的來找祝大姐。

祝大姐正端起一碗生粉子在那裏喫，側邊擺了一碟醬蘿蔔釘。她看見我進來便問道：『少爺喫了點心嗎？』

『早喫過稀飯了。』我看着她一雙黑亮的眼睛不再恨恨的了，笑着回答。

『這邊坐！』她搬過那張有墊子的椅子來。

「不要管我，你喫你的飯罷。」

她慢慢的嚼着飯粒問道：「小姐不在家不是？」

「唔——她到孫家去了，大概今天下午就回來。你是不是嫌姊姊走了清靜？」

「那倒不見得。我不比你們見天耍，還要做點事情呢。」

她把碗筷送出去了，回來接着又問我在書房讀些什麼書。我就把書名一一的背給他聽；她也有知道的，也有不知道的。她拿起針線補綴一件舊衣，我站在地下正達到她的肩膀，她的頭髮是灰黃灰黃的，沒有姊姊們的那樣黑和光潤。她垂着頭並不注意我。我看出她罩衫裏面是穿的一件紅緊身，而且無意間又發現她左鬢頭髮並蓋着一小塊紅記，我充滿了好奇心，不由得右手就摸在她的額上問道：「祝大姐，這是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啥子？」

「你額頭上的——」

她才覺得我的手在她的頭上，怪滑膩的，忙着將頭向左一偏。我的手隨着就落下來了。她氣憤地埋怨道：

『就是這樣動手動脚的！無怪乎太太不准我同你在一起要……真淘氣！』

我那里會知道她的老脾氣又發作了，心裏突突的跳着，露出倉皇失措的神色，不曉得怎麼好。當我抬起頭時，原來母親早已經站在窗子門口了，我才明白她不是真心的，不過爲掩人耳目起見罷了；但母親後來却大大的責備我，說我不懂事。

過了中秋之後，鄉下帶信進城，說是祝九婆早晚都念着孫女兒，差不多快病了。祝大姐聽見，急得什麼似的，忙忙的就趕着家去。

第二年她依然跟着她的奶奶來了，人被田上的太陽曬得黃黃的，身架倒越發出脫得苗條。在趕場的時候她買了兩副字錢來：一副送姊姊，一副送我，隔外又悄悄塞了我一封白片糕，算是與衆不同。然而住不上三天就走了，總推脫鄉下的莊稼忙。

我離開故鄉轉眼六年了，家中的景象是一年比一年蕭條；祝大姐的消息更其杳然，此刻她至少總該是一個已經做了母親的人罷。

回 顧

瓊還沒有脫少女的脾氣，然而在他們簡單的家庭中，已儼然是一位亭亭的主婦了。這天她正在一度很不小心的傷風之後，站立在牕前，想探一探外面的天氣，真不好，已經開了春，這早上偏偏天是這樣的陰，而且飄飄飛這雪。院子裏的兩株木槿花還包着稻草，夾竹桃也灰綠得難看，雪花一層一層的在地下墊起。她的心裏分外感着不快，將捲起的白紗牕簾匆匆放下來，又走到牀邊去。她的眼睛的光線收縮着低低落在睡孩的紅靨，好像得了安慰似的。美麗的青春，值得多麼珍惜啊！她却始終是懵懵然，天天伴着這肥碩的老人，做他的炫耀於賓朋之間的勝利品和繼續的孩子們的母親，她真是 惱得要死了，她今年不是才二十一歲的小姑娘嗎？

她心裏常常盪漾着一對妙齡的男女的結婚：男的穿着大禮服，女的披紗，還有儂相，還有天真美髮的女孩一對，替新人牽紗……漸漸他們笑容可掬，兩個的臉上都堆着榮譽的顏色，挽着攜着，慢步搖曳地踏入花車……軍樂隊鏗鏘的奏起樂來，

那是一種怎樣洪偉而帶着歌頌的聲音！後來，這幸福的後來，新伉儷不能言傳的親愛，蜜月旅行，相偎相倚的情形，她都細心地一一體會到了，雖然她從來（或者將來也不會有）並沒有參與過什麼文明婚禮之類，倒聽炫慕得很的親戚們講過好幾回，怪有意思的。但她的丈夫，大概誰也想不到會是這樣一位做過幾任知縣的前清遺老罷，真有點令人傷心！在暮霧和威權之下，她茫茫也屈伏了七年，她自己都很驚訝光陰怎麼去得這樣快呢？尤其是她攬鏡自照，覺得自己形容很憔悴，而且已然四個孩子的母親時，更平添了許多驚惶。她何嘗受過老頭子的愛？衰頹的老年與活潑的青春間，很顯豁的有一道鴻溝，更說不上一絲兒的情！

她心頭慢慢幻起她丈夫那副可笑的神情：又胖鬍子又很長，說話滿口的土音，頭頂上禿着，那污穢而尖長的指甲，也是他的特徵之一。紫紅團花的長袍，臃腫的棉鞋；臉上有一種奇異病的標記，時時變換着粗鄙可畏的色調；體軀肥胖的結果，愈形出他的蠢笨來，她那能不生憎惡呢？畢竟她自己柔弱，她起初的希望，在這黯

淡的日子裏自然是漸漸消磨了。她一點不遲疑地就承認了這種人生；丈夫對於她的專制，倨傲，渺視，只有處之淡然。事情並不都是如此，她偶然心緒清楚的時候，也覺得太無聊了，總感念着人生的寂寞。那個將近六十的老人，對她有點真摯的分嗎？這種思想有時佔據她脆弱的心全部，攪擾得她成夜不能安睡，在老頭的身邊斜倚着，聽他的鼾聲，破壞室中空氣的和平；孩子有奶娘照應，雖然用不着她担慮，這却更促成她心裏的悽楚，熱炙的眼淚跟着亂滾。……

這幾日老頭子到T埠去了，在比較清寂的境况裏，反添了她的恨感。很不幸，她又咳嗽起來。這恰好是她寒疾稍好的早晨，偏天氣又不佳。她默然順着牀沿坐下，無意間又迴味起幾年的生活，真如做夢一樣，飄忽淡淡掩滅於無形之中；不過那件生命中痕跡最深的事又痛苦地湧現在她眼前來。

「小嬌嬌，寫字嗎？」

這一句短語她記得最真切，想起猶如有一種潛勢力牽掣得她全身着了電似的戰

慄！一個氣宇活潑的少年，帶着飄逸的風態，縮縮腆腆地彷彿已走到她面前，向她微微一笑。

是兩年前後的事了，姪兒薇住在她們家裏。其時，是太陽如火如荼的暑假期中，北地不用說是很煩熱。薇才十九歲，頂跳跟不過。孩子氣十足；有時又有點女兒風，愛漲紅了臉。他從南京來看他的叔叔，一則南方住得有些膩了，想來這裏消夏，換一換空氣。老遠的跑來，叔叔自然不忍讓他住旅館，（這也正是老人家疼晚輩的一番好意，）一切都委託給她（瓊）照料。他頂喜歡小孩，無事時就坐在院中，抱着她的珍珍逗笑，時常親熱的唱歌給她聽，很有興趣的樣子。

那時她也很俊美姣嫩，因為在甫生兩個小孩之後，容顏還不十分凋損，與沒有受過磨折的薇比較起來，他確乎更神采丰發有英氣些。她真出乎意料之外：自己會有這樣一個美麗的姪兒。她記得薇來的那一天，恰好是星期日的黃昏，她們一家大小都在葡萄架下喝着汽水乘涼。她的丈夫起先原本提議到公園去的，不知後來爲什

麼去意也打消了。她靜默地坐在鼎丞（她的丈夫）的左側，輕悄推動珍珍的搖籃。薇穿件淺竹布衫，帶頂硬草帽，白帆布鞋，完全中學生的裝束，從門外走進來。鼎丞從坐位離開，表示無限驚喜，匆匆站起來走了幾步問道：「薇哥，是你麼？……」

薇已走到架前鞠了一躬，然後又轉過身含笑地向着她也點了一下頭說：「這可是新嬌嬌。」

她很詫異臉上泛着點點的紅暈，向來她不大外出，更沒有同什麼男學生招呼過的。像這樣飄逸的少年的來臨，在她家也總算空前的第一次。她真有點手足失措了，忙將搖籃推開也立起身來，略點了一下頭，口裏不覺吐出一個，「啊……」

「薇哥，是的，這是你新嬌子我在綏縣任上娶的，才三年——不，五年多啦。你還沒有會過呢！」

他（鼎丞）自鳴得意地向薇介紹，時時用手去理嘴上的鬚鬚，又轉身注視着她羞怯的臉，在黑瑩的劉海下，輕描着少女之態，喃喃咬着牙齦說：

「瓊，這不是什麼外人，我堂兄的兒子薇哥，在南京進洋學堂的。……」

「薇哥，這里坐！孩子！你好容易上北京來啦。」他又是一轉身，飄着那黃綾綢的腰帶。

三人都在微風動蕩的葡萄架下坐着，約摸沉默了半晌，薇從衣袋裏拉出一張手巾來，拭臉上的汗，放出清朗的口音緩緩說道：

「父親母親都託我致意叔叔，他老人家仍舊在造船公司，我的父親。姪兒這次北來：一則是望看叔叔和新孀；（說至此他的目光又立刻移到瓊臉上去，她却低首在那里細聽），再則是想在這裏來過暑假，藉着游游萬里長城……」

鼎丞好像沒有十分注意他的話，忽然插入說：「你的行李，此刻在什麼地方？爲什麼不搬來？」

「我怕吵擾叔叔，沒有搬運，在前門一家飯店裏。」

這正是給她一個說話的好機會，她就替代的答：「薇哥何必客氣！一家人，老

遠地來，不在這裏住在那裏？」

她很費力的吞吞吐吐掙扎出這幾句話來之後，臉像火燒着一般熱炙起來。但是鼎丞在一旁微笑，點頭，表示贊同她的意見。

薇遜謝了一會，自然是非常歡喜，馬上就回去了，次日早晨他將簡單的行李讓車子運來，鼎丞還沒有睡醒，瓊已命人替他收拾出一間房間，一切都布置妥當。從此薇就安心在這裏住下。

他愛小孩，前面已經說過了。他的愛珍珍，也一半是這小孩本身的可愛，披散亂的頭髮，紅潤的臉；雖然身體稍爲瘦弱，人却很聰明。和薇好像前生有緣似的，哭着鬧着的時辰，薇哥來一哄就會好了。

這家的家主鼎丞的習慣，同北京大多數的家主也是一樣：大抵是不常在家。正午十二點起來吃飯，下午上衙門辦公還兼着應酬，頂早也要入夜十點才回家。星期不用說是例外。

瓊倒起得很早，照應小孩的飲食，伏侍大人起牀，忙忙慌慌，一早上簡直弄不寧清，一直要打發鼎丞出門以後，才得一點清閒來自己正經梳頭。薇也就在一旁伴着她說些家務閒話。他們這時已經是很熟了，薇漸漸感到她也是稚氣瀰漫，並沒有架子，這一點很使他喜歡，而且呢，她不像他叔叔那樣迂酸頑梗，對人處處都不以真誠，她對他完全以姊弟相看一樣。這樣，倒令他心裏表示感激，同時很引起他對於她的可憐心：倘使她的命運好點，她也不會配個青年丈夫麼？他無時不作如此想。瓊原是家庭專制下一個無可告慰的人，她的生活的苦悶，是一天一天的在蠅集，她將凋落了青春的花朵。她所誕慕的目的又果在何處呢？她對薇偶然也存了一小部分遐想；但她從小是受過舊禮教的，與她丈夫口裏很愛提到的貞節再一滲融，這種愛慕，她又往往以為不倫，即如薇向她談話，她委實感着趣味的濃郁，不過她總希望避開老頭子的耳目，他（薇）也理會這一層，太親善的結果，是最易引起某種嫌疑的；所以有時還假粧着淡淡的與她疏遠。總之：他以為她有些地方是真可愛，

例如，還帶着少女風，說話真率，舉止溫柔……等等；可惜是牠沒有讀過書和受過點好教育罷了。

大致當她挽起袖子，鬆散了頭髮坐在條桌前，面對着鏡箱，篋了又梳，梳了又洗，洗了再梳的時候，薇便在院中迴環的散步，低聲地溜進屋來，站在她的身後，用兩只手扶着椅背。她早從鏡子裏望見，回過頭，笑嘻嘻的問：『薇哥今天不出街去？』

『北京的熟人大少，與其出去喫土，倒不如在家跟嬌嬌說話好些！』

這種問答當然是時常變動；不過這一類的媒介語，好像照例非有不可，接着才能引出彼此間的談笑生風。她依舊繼續她梳頭的工作，他在屋裏背着手走來走去，口裏斷續哼幾句英文歌調，或者暢暢快快地演說在南京的學校生活給她聽。她總津津有味地聽着，有時竟忘形的驚呼與手舞足蹈。她往往也斷片零述幾年中生活的寥落和鼎承待人的刻薄欺騙的情形，說到傷心處，眼睛總是通紅。他聽了之後，也深深同

情，替她股慄，悽然。

過了半個月，她很受感動，提議讀書了。薇第二日便去給她買了一本「平民千字課」來。她每天事情很複雜，油鹽柴米，小孩，大人，都在分她的心。可是她無論如何也要騰出下午的一部分時間來，請薇哥教一課書。他是樂於盡這種義務的，並且要做自己的長輩——嬌嬌——的老師，這是何等榮耀呢！他就竭全副精神來教這個大學生。他教書時，和平常一樣的隨便，嘻嘻哈哈地讀着，怪！這樣她越發記得牢靠些。常常她的手腕，細膩得彷彿蓮藕一樣，套着金煌煌的手鐲，斜靠在桌上，薇便拿近一點緊緊捏住；她望了他一眼，並不拒絕。他從前可憐她的心思，從教書以來，略略有點不純粹了。她也不免偶爾受了他美容的魔惑，心中跟着漾起不平的波紋。他們的教授照常進行，進步得不算慢。他覺得單唸書太畸形了，應當學寫一點字才對。因此向她動議，她似乎同時認為需要，就依他的話買紅模子回來填。怎樣下筆，以及次序的先後，他都一一教她。初學，筆畫終是下得很笨拙，他在旁邊流

着汗指揮；一方面用扇子給她一點涼風，並且趕去紛囂而擾亂秩序的蒼蠅，使她得以安安靜靜地寫。

把著筆寫這件事，她看起來還不由得要面紅耳根發燒；她寫字時愛牽望着別的事體，意志既不專一，下筆遂隨之遲重；往往寫得來只見團團墨痕，並顯不出字跡的分明。薇看得不耐煩了，便不客氣嚷道：「拿來！我教你寫，這成什麼樣子？」

他在她身後坐下了，用筆填飽了墨，把着她的手，低下頭去。她的臉和他的臉簡直併在一起，緊緊地貼着；他右臉皮正如不知從何掩襲來的一陣狂熱，像猛烈的火燄燃着；這熱氣頃刻間已經傳導在臉的全部，以及於耳根，全身，心頭都突突震跳起來。她的手更是顫動得很利害，終於被他把着寫了幾個字。其實比她自己寫的還不如，因為她的手失去了掌握的能力在那里隨意亂轉的緣故。後來她索興謝絕這種教授法了，這真使她不堪其心忤啊！她緩了一口氣說道？

「這不是辦法 怪難受的！讓我自個來寫吧！」

有一次她病了。鼎丞照例下午是不在家的，薇很憂愁，坐在牀沿，給與她許多安慰。她從被褥裏伸出一隻手來給他看，他輕輕地撫摩着，有點消瘦之感。她斜倚着凝望他光澤的短髮，分開得多麼均勻，臉上佈着淺紅，好似晨曦的晨光。從頭，自來水筆，流覽並及於他軒昂的體軀，她閉目悄然無語。那時女僕們都到外面去了，他坐得和她更靠近了一點，乘她閉眼出神之際，偷偷湊攏去和她吻了一下。她露着淺浮的笑渦，佯作睡態，依然不做一聲。……

薇說，他第二年暑假將在中學畢業。他功課中最得意的是圖畫，將來大概是到上海學美術；他也許逕往法國，如果經濟允許他的話。

他曾講了他的一段戀史給她聽，使她不勝其歎息，才知道真的愛情是什麼。

『小嬌嬌，寫字嗎？』這是他常用來跟她開玩笑的一句話。

他從八達嶺游罷歸來，那年八月杪就搭車回南去。她的生活又恢復原狀。

壁上的鐘噹噹……響了十下，將這位可憐的少婦從回顧的國度喚回來，她的熟

淚在眼眶中溼然了！

慧 瞳

哈叭狗兒都躺在樹陰下喘氣，這天的天氣可想而知。

黃昏了。同時等電車到N公園去的搭客，看情形，大約有七八位之多罷，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，還有十來位的目的地，我不知道，小食攤前成了大家的候車處。

這些短途的旅伴中間，灰色大漢的點綴，要算「行色」裏的一種特色了：他們不過三位，不用說誰也深知他們是將要赴敵的戰士，肩上鋼鐵的武器擦得分外明亮，在日光之下顯映出閃閃的微芒來。抖擻着精神，沉重的脚步踩着鐵軌踱來踱去。那副凜嚴的神情，使我又幻起一軸前些日子警蹕時的影子在心頭跳動。

馬路上不沉寂，然而也並不喧囂，偶爾風捲塵土向行人飛撲，或者在街心遊起幾道鼻鼻的螺旋紋。有兩三個苦瘦的，發育不完全的兒童提着糖籃，吆喝着穿梭似的在人羣之中來往。我和華_一婷立在一家庭園的門口，我的心情像波浪般翻滾着；我有

點惶迫，因為怯於戰士的威嚇；期待的急躁更瀰漫了我的心中。我想開始咀咒了。

一個矮小的人影從我後面移過來了。

「這是多麼藹然可親的影子呵！」我依稀地感覺到，向前望的目光，縮短成了一個很小的距離。原來是一個樸實的小女孩站在我的身邊，一座質樸無華的童真的模型！她的身材很玲瓏，紅潤的脣上輕描着一縷笑痕，一把花布的洋傘掛在手上。淺淺的頭髮掩住前額，態度自重而有禮儀。有時眼睛翻着向上望望天，嘴唇總是抿着。她忽然發覺我是在注視她了，嘿然輕微地瞥了我一眼，頭側向一邊去。她同華倒互望了一個長時間，這種顧盼，想來是因爲同性而不覺着胆怯與羞澀的緣故罷。

從她的簡素的裝束，丰满的儀容看來，她好像還沒有念過什麼書，而且還是商人？之類的女孩，不帶一絲的嫵媚氣。當我想再作第二次觀察的時候，電車在空氣中震蕩着鈴聲從東邊迅捷地開來了。車廂裏的搭客下車之後，這一羣候補者便海潮也似的湧湧着攀登，華和我也振臂接踵地擠入二等車，一個大縫隙的發現，使我們

得以安然就坐。雖然窄逼了一點，畢竟聊勝於無了。

不到兩分鐘，車廂內漸漸烟霧氤氳起來，我們都掩蓋在迷茫之間。窗外熱風挾着灰沙飄飄然地掠過，將汗香吹得更其濃郁。恕我簡直無福享受這種空前的芬芳，頭部反覺得沉沉的要發昏。車開了，薄霧從窗孔慢慢的漏去，我神智才略略舒爽。但這奇異的狂熱，總把我壓迫得徬徨不安。我的瘦軀擠在一位碩大無朋的老道之側，真有點自覺渺小了。我們的老神仙舒展着寬大的道袍，其長委地；頭上的盤龍髻很斑白；面部醜得來紫紅相間，口裏不時吐露酒香混合着的熱氣；手指之間夾着烟捲一支。他老人家清脆的痰聲，響動得多麼均勻，起落在乘客們的高談之中……我繼續觀察的興致，頗為勃然，——但是，無意間會發現我想再加一番審視的女郎竟斜坐在我的對面了。

『她也上車來了嗎？我幾乎忘了！』我默然地想。

她的面貌這時在我的眼前更其鮮明——像一尾怯懦的小白兔躲在（也許是擠在）

靠玻璃門基角的位子上，縮做一團。她旁邊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，臉上的酒糟也並不少，十有九成今天又是在一度狂飲之後罷！藍布長衫，大芭蕉扇，面貌好像在旗似的，手裏拿着一份晚報在讀，很起勁。頻頻地回頭來望她，或者向她低聲說話。華疑惑那是她的父親，我也是這樣的揣度。

因為距離比較近的緣故，我才得以「游目騁懷」；呵，話說得太唐突了！只是細細的領略她的神韻罷！——這真是意外的奇蹟！適才我的眼力是何等的迷忽呀。我真要喝呆了，她是這樣一個無上聰明的女人呢。在道旁我僅僅「走馬看花」的過去了，誰知道她有那樣一對慧瞳流轉在蓬鬆的鬢髮之下？我默穆地出神了，對着她放射異樣的光輝神彩的眼珠，無限的黝黑，無限的澄澈，輕靈的像澄波似的飄動，真令人驚異，魅惑。那圓睛，我相信能夠照出任何人心靈裏的隱秘，完全是絕頂的敏慧之表現！

「假如她是受過教育的，悟性一定迥異常人，誰說不是天才？」我墮入深緻的

沉思裏了，「她頂多不過十三歲罷，如果沒有進過學校，那才值得惋惜呢。」

「喝得爛醉如泥！那樣的父親配有這樣的女兒嗎？」華彷彿惘然，悄聲地憤慨着說。

「誰說不是？那眼睛多聰明！……」我喃喃地回答。

她是否聽見我們的評判了，我不得而知。但她永遠微笑着，露出兩排雪白的小齒，時時刻刻躲開我們的視線，將眼睛故意瞟向窗外的街景。她的久經事故的父親有些覺察出我們對於他女兒的注意，並且認為是一種輕蔑不懷好意的行爲，有時放下報來，嚴厲的向我瞪眼，表示警告的意味，或者是假粧看報，而從報後投射他冷酷的眼光來監視我們的行動。其實在彼時我完全是在那裏冒充教育家了：我愛她的天真聰敏，尤其是那對神異的圓睛；認為是個可以教育的兒童，一絲不純潔的心情都沒有摻雜在內。當她父親露出不愠之色來，我總有點赧赧然，只好低下頭去。

「爸爸，咱們到後門下車嗎？」小女孩吐出柔和的聲音。

『唉！……』酒糟臉的人點點頭，他的古板的樣子，從上車到此時一點也沒有變更。

他把報紙摺成很小的一帖，揣進懷裏之後，手裏的芭蕉扇跟着揮動起來。她額上也堆滿了汗雨，可是愈襯出慧瞳的流麗，好像桃花輕泛的流水上盪漾着漆黑的明珠。

我和華相視而笑：因為我們懸擬他是他的父親現在已經證實了。

車在途中的停留，我是完全沒有措意；到了N公園的後門，售票生催喊了好幾次，我們不得不下來。

『像輕烟一般的消滅了，何日再相逢呢？』我佇立在灰沙中，悵悵然望着電車開行。

這天在海上泛舟，我的興致都淡了許多。

狂喜之後

(一)

在D大學的宿舍裏有一間很清雅的房間，裏面的佈置非常簡單：牆壁上疏疏落落點綴着幾張西洋裸體畫。左牆掛着一幅清溪豔影圖，是上海灘上的畫家畫的一位時髦美人盪舟圖。此外便是附壁安置有個堆滿洋書的書櫥和一張小條桌，兩把椅子；靠東就是牀，牀側的壁間閃鑲着一幀活潑少年的照像，最是令人遠望，神采煥然。

屋裏的主人K君正躺在籐椅上，手裏拿着一張小報，微微地含笑在讀。他面貌很深沉，頭上的髮分得勻襯光華，腳不住正在地上敲着，灰黑的眼珠有時也略略地轉動。窗外斜陽閃閃的光線從稀疏的柳枝穿射進來，投落在他的床前。他一點都不注意，若無其事似的。他這時心裏正流瀉着快愉的波流，又彷彿置身在五彩雲端

一樣的興高采烈；因爲他居然得到愛人的允許，有和她定婚的希望了。他的得意還不在此，是求婚的那份他還念起白天一段有趣的經過，真的動了「靈感」，於是精心結構做一篇短篇小說，描寫當時的情形：傑作完成之後，他就想寄出去發表；但是又怕被現代批評家中西安諾一流人物的攻擊，認爲「紅樓夢派。」……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終於被虛榮心戰勝寄給P報。今天居然登載出來，並且題目用了二號大字。他把副張從大報裏拉出來，看見目錄時不由得一陣心花怒放。擦了擦眼睛再看一次，那裏會有錯？然後他在屋裏踱來踱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禁不住手舞足蹈過來，又從衣上取下自來水筆把排誤的字一一改過，這才斜躺在籐椅上，兩手端端正正捧着P報副張朗聲唸道：

求婚

KIC

這幾天柯君總是在煩惱的網裏掙扎。『不管牠，瞥了一年多的話，今天真要傾心的吐給她了。……她年紀二八有餘了，不能不懂得吧！她喜歡讀紅樓夢，語絲紀

念刊裏的愛麗，她也不知怎麼會曉得了；前兩天還把放在我書棹上的落葉（四十一封情書）拿了走呢！……交誼也不像從前了；更親密得多了！眉目間的傳情確實不淺呢。不看她近日的言談，時常說些風話撩撥我：不是A先生和W的通信，就是誰和誰在戀愛着了。……噯，可惜我倆到底是「師生」階級上恐怕稍微不適宜吧！……管他：對！戀愛是不分階級的！……手是握過了，Miss也有一次在無意中實行過了。我向她……求婚……不能不允許罷！噯！噯！我的心裏，戀愛的火燄是在猛烈地燃燒着喇！今天，這可以解決我一生幸福的今天！真難得過去呀！……成功了！旁人的物議與譏諷，狗屁！管他師生不師生，早就哥哥妹妹的叫起來了。……」柯君托着右腮，在孤另地想着這些話。那是一天的下午，對面牆上的日影，已經變成狹長的了。

他黃白色的臉上紅了一紅，思潮繼續噴湧：

「才貌還在次，她的聰明真使我心折好久了。她常跟我提起張米，哼！你別

「對！不敢問你，你有沒有『意中人』呢？」

「這我可真不懂了！」

「你有沒有男朋友呢？S妹，你說來我死也甘心！」他說出這句話，自己覺得太猛了一點，就把左手由她的背部，繞到她的脅上，輕輕地擁抱着她了。

她仍舊低着頭，手玩弄着綠色的圍巾，微笑着說：「你真嘔人，實在告你說，從前在T N小學的兩個，我早就同他們絕交了！現在有一個L先生，和你一樣會給了我三封信，我討厭他極了，一封信都沒回；現在我已經退學，當然算完了。——這都是實在的話。」

「你說你沒有男朋友，我是什麼呢？」

「討——厭！……你也別瞞我，你已竟有了W是不是？」

「這更是瞎話！老實說，一年前我母親曾經提過這件事；但我努力地拒絕了！這我都是爲誰？……！S妹，我們是三年的朋友了。你的性格，脾氣，我都十分

了解；我的性情，想你也儘知。我小時見了女孩兒就紅臉；這幾年，見過面的，談過話的大小姐，女學生，我見了總覺得人家驕傲了不起。自從見了你以後，覺得處處和我的秉性相同；你記得我爲你因爲開除了一個小L，惹起好些先生的疑心；尤其是A先生，我們真是「情深似海」……S妹，我這裏在深深地愛着你，只恐怕你嫌我寒酸，看我不起呢！「襲人的脂粉的香味，與青春少女所特有的肉香，薰得他心旌亂搖，不由得在她絲軟的粉頸上，足足的吻了五分鐘。

「誰說你寒酸？各人有各人的眼光呀！我看不起你，幹嗎老給你寫信；我看不起你，也不到這個地方來了哩！」

「那麼，萬分唐突你，今天我向你求婚了；希望你允許我，S妹！」他順手捧過她的面頰，觸着覺得如火一般的熱，「有什麼害羞的，說了罷！」

「我不能作主！——等回家問過父母再說。……我自己是沒有什麼注意的。」

「是應該這樣的！我今天冒着大險來向你說這件事，家裏也不知道；我回家也須問一問母親。這樣，下禮拜，我們互相報告我們所得的結果罷！——但是，（固然我們不希望是如此）假若父母不允許，怎麼樣？」

她略一沉吟，便答道：「不到黃河心不死！我終身有兩個目的非達到不可：第一個是……暫且不告訴你；第二個你猜是什麼？……」

「好！事情不是如此——像我們所希望的解決了！我也只好和你說的那樣實行啦！」

暈黃的燈光送走了這兩情深的戀人。

一九二六，三，二二。

K君這種細心真得令人佩服，他連最後的年月日都輕輕讀出來了。又選讀幾篇別人的文字，總覺得「們不及自己的「情誼意摯」，人家的攻擊和恥笑，他此刻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層。他靜默地坐了半晌，才站起身寶貴極了似的將這張副刊放進抽屜去。身子搖擺了幾下，有點女人態，發出細碎的幾聲低笑，接着把那雙黑亮的新

皮鞋，在地下前後摩擦了幾下；這顯然是對左隣右舍的一種騷擾；但是他完全不加以顧慮。他從口袋裏摸出一袋「長城」來，擦開洋火點燃便呼呼地狂吸一陣，身前立刻幻起無數的濃濃淡霧。他一面啣着烟捲，一面對着牀前的像片，目不轉睛的發癡；彷彿像片上S那低垂的柔弱的雙手，悄悄地在挪移，臉上也漸次泛起點點笑影，有一絲一絲紅白交映的光輝。他惘然無主了，匆促走過去把像片架拿下來放在棹上。默默抬起頭，牕外乘着春風飄拂的柳枝也好像向屋內的人探望，K君的心，又何嘗不是和綠柳一樣的遐意呢？他的視線慢慢移在像片上來，情不自己的舉着像片深吻了幾次。

『啊！』他失神地叫了出來。『S，……她，她真有一點吸引人的魔力啊！……』

(11)

K君的和S相識遠在兩年以前。那時K還是B中學的一個誠摯可愛的學生，浙江人天賦都很聰敏，K君就能算一個很好的例。他在B校時，因為性好自由，常常

不願意受學校的拘束，功課比較平常；但以國文音樂博物三者最擅長，這也見他對於這幾科有獨到的天才與豐富的學識，大概認識K君的，都知道他吹簫，彈琴是有相當的程度的。每當無事時，他愛拿起一枝「玉屏」跑到學校園裏去，坐在花叢深處，吹出各種不同的清淒動人的歌曲，伴看錚錚的松針的節奏。使小鳥聽了都肅然神往，他有時也借此考查園內的花木和昆蟲，應用他往常和教師探討得的那些博物上的原理；或者墮入深緻的幻想，寫下一些美麗的散文和詩句。

低矮的竹籬間隔着花畦，籬外一行一行的種植着洋槐和松柏，一片青翠，偶爾映着陽光，便愈顯出花的絢爛，樹的蔥蘢，曖曖的晨曦初動時，K君灰色制服的影子就在園裏徘徊，同他的幾個知心朋友縱意閒談，遙望紅波泛濫的朝霞在天邊飄浮，他們佇立綠叢中，一如居住神妙的仙界。直到鈴聲響動，大家才蹣跚地散去。

聽說K君的父親前幾年已在他的故鄉亡故。他那時只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姊姊在京同住。他似乎因為還能保持着慈母的愛和姊弟間的情誼，所以對於人生並不悲

哀。不過從他的深沉的面貌看起來，好像有點冷漠，且有「道德先生」的嫌疑，其實他的心又何嘗不是與普通一般青年相同的，常常懷着「青春」與「愛情」？只是他向來不願意吐露這一類的事情；況且B校是根本反對中學生談戀愛的。同時他又很少有機會和女學生們接觸，學校裏是連半個異性的同學都沒有，不用說女同學，即所謂女教師也者，都同樣的缺乏。因此K君每讀西洋小說戲劇，看見人家談性愛是那樣的熱烈，真使他苦悶極了；他總是不斷地想着：「我怎樣也得一個女朋友呢？」

在中學四年開始，正 寒景蕭瑟的冬天，雪花蝴蝶似的飄飄在天空紛飛的時候，K君已儼然當了E小學的一位音樂兼理料的教師了。

E小學原來是K君的舅戚晏如出資辦的，裏面暫設高小初小兩班，全校共有八十多個男女學生，他（晏如）因為是着手初創，教育一時不易物色，所以差不多全是請朋友幫忙。晏如打聽得K君的功課很不錯，而且閒工夫也儘有，特來央他暫行充

任高等班的音樂理科兩席，每月還送他六元車馬費。他本來不想答應的，因為覺着自己太年青，當教師未免過早，並且對兒童教育和心理毫無研究；但後來仔細一想，這樣也正可以調劑一下學校生活的苦悶，再則還能添一點錢買書；便跑去徵求他母親的同意，結果是成功了；他母親只希望不耽擱學校功課便好。

後來他就答應了晏如，從此到校視事。一個星期功課到不多，只有三小時：一點鐘的唱歌，兩點鐘的理科。他初上課時，很感到生疎與羞澀，漸漸地入於熟練，也就能順着軌道安然地教授下去，學生方面對於他的感情還非常融洽。他本來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年，心裏所充滿的除外活潑天真，更沒有什麼；現在加入這樣一個更幼穉的樂園裡，處處他都感到兒童的爛熳可愛，巧小玲瓏，令他頓生無限的慕羨，惜乎自己不是和他們一般高的身材，畢竟年齡比他們大了幾歲。但是常常和他們在一處讀書，唱歌，遊戲，這又是多麼榮幸的事啊！他的功課多半排在下午，他沒有校課的時候，便換了長衫，抵着光光的分頭，穿起皮鞋，慢步搖曳地走到U校去；

一上講堂總滿面春風，笑吟吟的給小朋友們講解用極清朗的語調；唱歌時他一面按着風琴，一面聽着琴韻裏滲融着的清脆的歌聲，他的心魂完全被攝住了。他在風琴前深深的癡惘，有如沉醉在極濃的醇醪裏，有如披襟當着淡蕩的春風一樣的快愉。

高小班中間有八九個女生，年齡從十二歲到十六歲不等，差不多個個都很聰明伶俐，盡是些像小鳥兒一樣跳躍不凡的小姑娘。功課好的却只有素，小瑄，和嫻三個。三人中間：素十六，小瑄和嫻都是十五歲。素天分最低，但是很用功，每次考試總是第一；人的身材稍笨，平常不苟言笑，態度每較莊嚴，有點假粧成人的模樣。小瑄天資非常的高，不大愛用功；性情偏於輕佻與傲慢，常常看不起人，又頂愛裝飾。只有嫻的性情是不躁不急的，人也聰明，恣態又好，功課逃不出前三名，對人十分和藹；真可謂具素和小瑄之長而無其短。教員們大概都厭惡小瑄，自然特別敬重素；喜歡嫻的人又比較多，緣故是她穩重活潑，和悅可親，有大家小姐之

風；素呢，就未免呆板了一點。教員中最恨小瑄同時最愛嫻的，要算這年少多才的K君了。

嫻是頂喜歡音樂不過的，這也是她有這方面的天才，她唱歌的喉嚨在全班中恐怕誰也趕不上罷。雖然小瑄唱得來和嫻差不多，在我們的音樂家K君的耳裏聽來，却總是大相逕庭，照例給瑄的分數總不會比嫻多，或者還比她少得利害。這一種近於偏袒的行爲，小瑄分外的感着不快；兼之她以驕傲出名，於是在班中對嫻一味的言辭譏諷：不是說她善於取媚老師，就是說K先生看上她了；不然她歌唱的分數爲什麼回回都是一百？嫻索性就有點小器的，聽了這些話，氣得臉紅耳熱，也和小瑄吵過幾回，大意是說她自己功課不如人就生嫉妒的話。回回吵得太激烈了，素，還有珍，和幾個同班上前來替她們排解，兩位這才不言語了，口裏還咕噥着，露出臉色的各就座位，氣決不會暫時的因此平靜下去。

這天下午她們兩個又爲一點小事口角，恰好第一時是K君的唱歌，鈴聲一振，

他翩翩然挾着琴譜露出笑容走進教室來，點名既畢，正坐下將風琴悠揚地彈動，一面拿過記分簿，叫道：

『黃娛嫻，唱校歌！』

他非常愛聽得意門生的歌喉宛轉，所以今天上堂，第一個就叫她，這正是表示賞識的意思。接着他又開始按校歌的譜，口裏溫和地喊着：『一，二，三，四！』但是半天底下不見動靜，好像被叫者充耳不聞似的。他抬起頭向台下望去，東邊位子角有一個穿灰哩嘰袍的學生在那里聳着雙肩，頭髮也蓬亂着，正靜悄悄地揩眼淚，唱歌的講義散落在地下向四處飄去，那不是嫻是誰？他心裏也悽然一動，一團聽妙音的興會完全打消了：再一看第三行位子的瑄也怒氣未消的斜靠着椅子直發恨，頭都不抬。兩個比較起來，瑄真悚然可畏可惜，嫻的樣子倒像是很軟弱的。他猜想又是瑄在那裏欺負人了，嫻可也太愛哭，怪可憐的，真是！他一肚子的高興，正待發問。

「K老師，黃娛嫻哭了。」後排男生之中有一個微渺的聲音在說，聽不清楚是誰。

「你瞧路梧瑄倒沒哭呢。」英的小指頭指着瑄笑說。

「別說話！」K君嚴厲的聲調在講台上響，「班長！誰跟誰打架來着？」素莊肅地離起座位，抖一抖衣裳，慢語低聲的將經過的事實，作了一個簡單的報告。然後副班長男生汪功又站起來補充幾句。這時講堂上可真肅然，好像舉行法庭的裁判似的。

「都是路梧瑄的不對！罰站五分鐘！」K君斬釘截鐵的宣告判決，「瑄怎麼不站起來？」

瑄滿露出不願意的神情，將棹子光當一推的站在椅子旁邊，頭部故意的幌搖了幾回，表示自己並沒有屈伏。K君這明明是替嫻報仇，他覺得太露，不能不設法遮掩大家的耳目，又轉過語鋒責備嫻道；

「番娛嫻你也不好，同學應當互相友愛，聽見沒有？今回，你們誰也有錯，……」

嫻很了解這K君的愛護她，所以完全歸罪於她，把自己却輕輕的撇在一邊，心裏馬上舒朗了許多，覺着今天已奏着凱旋了，於是禁不住用手巾蒙着嘴，水汪汪的黑眼望着K君嘆哧一笑

K君很得意的替他的學生打了抱不平，也不再按琴只隨便講了幾句歌詞下堂，就回到教員休息室去。他替學生改了一點鐘的理科卷子才挾着皮包出來，從講堂門口經過，這時學生們都完全回家了，院子裏非常的清靜，鐵環的聲音，皮球的聲音一點也沒有，地上只有幾隻家雀在那裏啁啾散步。但講堂裏忽然發出派琴聲，他很奇怪：這老晚還有誰在這里按琴？學生不是都走盡了麼？不由得他站在牕口去看；原是他的得意高足在練習風琴，纖細的背影和蓬鬆頭都可以顯明的看見，一雙手正在琴鍵上忙碌地動作。她七歲的小弟弟坐在她旁翻開一本圖畫看。K君便輕

悄悄推門進去，她吃了一驚，旗袍略略一轉動，回過頭來笑道：「我以為誰呢？原來是K老師，快四點啦，還沒家去？」

「你練習琴不是？真用功！K君把皮包放在棹上，走到她面前來，很親暱地笑着說，一面又招呼她的弟弟，『你向來是跟着姊姊回去的，老是守着她。』」

「K老師，我怎麼老是按不好？」

她停止 手脚的動作，很隨便似的，並不站起來，仰着頭，紛披額前飄動的髮高聲發問，簡直是一個嬌痴天真的女孩的表現。

「沒有別的妙訣，多按就得啦！自然會熟能生巧的。」

「您給我補習怎麼樣？」

「那倒沒有什麼，只要你高興，娛嫻！」

「好，老師按一個『漁翁樂』我唱。」

她讓開，他就坐下來按琴，她在一旁「漁翁樂陶然……」地唱起來，三個聲

音和着唱了好幾遍。這次的唱，K君認爲最愜意，因爲再沒有別人在跟前攪擾——像路梧瑄一類的頑皮學生；嫻這次好像有知遇之感似的，聲音格外響亮。唱完，嫻兩眼直瞧着K先生身上的衣裳，她也知道K君脾氣是再好沒有的，說笑滿不在乎，又同學生頂隨便，就撇着小嘴取笑道：

『老師今天幹嗎穿這麼漂亮的衣，找那個去是不是？』

他仔細地看嫻臉上還留着微微的淚痕，便笑着答道：『誰？我的衣裳還漂亮嗎？你又該放刁了，今天我不替你罰路梧瑄，恐怕你現在還哭個沒完呢。眼淚真多！……』

『呸！……』她啐了一口，從琴上拿起書包來就要走，『弟弟，走，咱們回去！』

K君恰好起這件事情，便拉着她的手問道：

『路梧瑄爲什麼和你那樣過不去？你上次只說了一個她不高興我，總沒有說明

白，倒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就是她不願我唱歌得滿分。」

「她還說什麼話來？」

「沒有，她什麼也沒有說。」

「不會沒有吧！我好像聽見英告訴過我似的。」

「她說老師偏心眼兒。」

「那倒不見得，你的唱歌本來不錯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她還說什麼來着？」

「那可真的沒有了。」

「我想還有……………」

「她說老師看上我啦。」

她說至此臉上通紅，低下頭去，好像很後悔這話不當說出來。

K君將她的手捏緊了一點說：「我倒是比較喜歡你些；素功課好是好，可惜太笨；瑄，我頂討厭她不過，好像一點家庭教育都沒有受過似的。」

「我真佩服金敏素，人家功課再好沒有了。」

「老實，嫻 老師中你最喜歡那個？」

「都喜歡。」

「我呢？」

「老師教唱歌，我又是喜歡唱歌的，我自然喜歡老師。」

K君微笑着撇開手說：「回去吧，天晚啦！明天我再教你按琴。」

師生三個，一個比一個高的走出校門。

(三)

那天午後的按琴，可以說是增進K君和嫻的友誼的初步。她從這次才知道除了

家庭和朋友之外，還有一種師生相投的快樂。他們等二日又經了一度的磋商，他決定了每星期一三五教她練琴，還帶着補習英文。從此這幾天K君總一點不遲延的到學校來，日落黃昏，別的師生都散去了，他們的工作才開始。其實補習課程，原無秘密的必要；不過學生中間的「流言」頂多，而K君的喜歡嫻，有好幾個人是曉得幾分的，嫻怕這事被他們聽了去，又要造出許多謠言來，所以誰也沒有告訴。只有柳詩珍、董柏英兩個知道。珍是嫻的好友，英是她的近鄰，每天上學多半同路的；惜乎這兩位都不大用功，一味貪玩，嫻補習功課的時候，她們十有九回都在，也僅僅在旁邊淘氣，起鬨，或有和常唱歌，加入賣弄一下喉嚨，（她們的聲音分外高而尖，老遠都可以聽見）目的只是等着嫻一同回去。

補習的地方，起初是在講堂，K君嫌太寬敞了，坐位也不方便，就移到他自己的休息室。這是很小的一間屋，牆上只掛着一個小鐘，貼了一張功課表，擺了一張白棹布的條桌一個書櫃和三四張椅子，隔花圃不遠，空氣也好，並且清靜，隔簾的

聽前還可看得見耐寒的古木搖曳。柳詩珍們在另一張茶几上玩，看圖畫或者拚注字母；他們便在這邊條棹教功課：嫻帶着一副柔潤的笑靨，抵下頭細心的聽講；K君坐在對面，嘴上也其淺淺霞着笑意，替她解釋書中的文義；常常因了一字一義牽涉到別的事情上去；有時講累了，彼此也說些閒話解悶，從談話中都互相告訴了家世。K君才知道嫻是江蘇人，父親在前清做過官，境况還豐裕；但家庭管束得非常嚴，父親是竭力反對新思潮的；這一點使她時時刻刻茹着苦痛。她的母親思想倒不錯，待她也十分愛憐，女兒的性情多能充分的明瞭，事事隨意。所以嫻在家中和父親於是少見面，而在母親前却彷彿天之驕子似的。母親的慈祥正是他們兩個公同之點，他聽後頗為感動。功課教完，他還戀戀着，不肯立刻回去，常帶着她們到操場去散步：左手牽着嫻，右手牽着詩珍；柏英又牽着嫻的弟弟祖江跟在後面，雖然是在隆冬，他們因為親愛的情誼已溫暖了大家的心，也不怕那凜冽的寒風。偶爾碰着下雪，一定要去抓起些雪片來扔得在天空亂飛。嫻，珍，柏三個還愛

在雪地裏跳舞，偶爾跌倒，她們並不怕弄髒衣裙。K君高興了也加入亂跳，常常惹得她們彎着腰笑得氣都喘不過來。K君與其說他半分的先生態都沒有，倒不如說他當了一個孩子頭。這種游玩的趣味，別的學生不容易，簡直是不能夠得到，享受的也只有這四個。玩到快樂時，那里還有一點什麼師生的界限。不都是朋友嗎？玩的時間終於不能長，冬天的天氣很短，黑得更快，她們看見天一晚都要趕快回去，於是K君便送着她們出來。分路時，他總是站在學校門口目送着她們幾個，等到這一小队人的影子遠得來黯淡而消滅了，才慢慢地走回家。

第一學期已經過去了一大半，這時K君和嫻的感情已經更濃厚了許多。他是一個富於情感的青春少年，素來沒有同異性接觸過，（家裏的姊姊自然是例外，）現在自己忽然有了這樣意味相投的一個女弟子，而且又是如此的嬌美伶俐，因之處處都對她表示愛護與盡力；所以一本英語模範讀本，不到一學期就教完了。嫻自然特別感激K先生的知遇，同時更羨慕他年少博學，態度和藹以及教學生的熱心；他們

之所以能夠相愛，大概這都是主要的原因。

一樣的在冬季，這天是星期三罷。庭院的樹木早凋落得只剩下一些樑杆的枯枝了，屋內的火爐畢剝地在呼響。天色昏黃，正刮着颯颯的北風，越刮越大。詩珍這一類的配角，下課之後，因為看見天氣太冷，風又大，都忙忙的趕着先走了，嫻的弟弟，也不及等她的姊姊，跟着董柏英回去。休息室裏固然飽和着溫暖的空氣，但是爐火的煤已快燒完，只剩殘餘的幾塊在掙扎，聽差照例是三點鐘後不再添火的，嫻隙上的紙有一角被風吹破，寒意有時絲絲的透進來。嫻這時還在向K君補習功課，聽得津津有味，先是對面坐着，她的衣服彷彿穿得很單薄，忽然身體輕輕的發顫，有點怯寒的樣子；後來她簡直跑過K君的那張長橙來，緊靠着他的身邊坐下。他伸手去握嫻的手，原來像冰一樣冷。他忙道：

「你怕冷麼，嫻？」

「今天下午天氣好像特別冷似的，早上我倒不覺得，才穿了一個棉袍。」她打

了一個冷噤，望了望外面的天空說：『你瞧，K老師，天都黃起來了，這風可真不小呢。』

『還不到四點，怎麼天就這樣的黑？』

他推開袖子看手表，手表已然停了；抬頭去看壁上的鐘，長針正指在八點上，離四點還有二十分呢。

『我也該走了，K老師，這風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刮得完呢。』她微蹙着眉眼，緊貼椅背，身子不動一下，好像慎重莊嚴的在聽外面的風聲，又慢慢地說道：『弟弟該回去了罷？』

『他早跟小董一快兒走了。到四點我準送你回去，好容易她們今天去啦，咱們還不好生談一談嗎？』

嫻抗着嘴唇笑道：『談什麼？誰有您的學問高！』

『嫻嫻，你的刻薄話少說一點好不好？』

「好，好，咱們倆談正經。也不用開玩笑了。」

K君點點頭站起身來把英文讀本合上，正待替她收檢，她自己已站起來把練習簿，鉛筆，刀子，橡皮等都一塊放進書包去，棹子上立刻收拾得清清楚楚，他把理科教本也放進書櫥，大家又從新依偎着坐下。

「你要說什麼？趕快說罷！我要早點走！」嫻首先發問。

他沉默了一下，眼睛不住地看她，說：「你畢業後，打算升什麼學堂？嫻，你能不能告訴我？」

「那哪有主去？還早着呢。這裏一年多才畢業，那時的情形不知道又是怎樣。此刻也說不上。」

「我說將來的話。你心裏總有一點主意罷！」

她低頭不語，用手攏着頭髮。

「你怎麼不說話啦？有什麼疑難嗎？」

她啦轉頭去，歎了口氣說道：「K老師，我真得感謝你，我知道您是很希望我升學的。我爲這件事情想着腦筋都有點亂了。……我父親是非常反對我升學的，就連這個學校他從先都不許我進。不是母親的話，我恐怕還在家裏當小姐呢。我父親的思想非常頑固，他是主張女子不讀書的，長大了放個人家就完事。以後的事誰知道？……我母親常常同父親吵都是爲着我。……」

她回過頭來，兩個眼圈都通紅了，一面在衣袋裏摸出手巾來擦。K君看着，心裏也怪難過的。她每一句訴說中，差不多都帶有一種悲酸的音節。

「唉！我起初到以爲不過你爹管得很嚴，何嘗想到他學校都會不許你進。……這是什麼思想，女子就單是爲着找婆家的麼？」

「誰說不是？……」她哽咽着回答。

「那麼，倘如有機會的話，將來升學，大概考那一類的學堂呢？」

「你們的學堂怎麼樣？不是不招收女生嗎？」

『是的。——以後倒不曉得招不招。聽說學校裏經費也很困難，明年能否開學都沒有一定。』

『這裏女子中學好的也真太少了。我想學師範去，可是北京也沒有幾個師範。北京師範不是設得有女子部嗎？不知道內容怎麼樣。』

『我那邊熟人頂多，等我給你打聽打聽去好啦。你學教育，我倒是很贊成。』

『K老師，您呢，畢業以後？』她忽然問起K君來。

『我嗎？又想着P大學文科，又想到上海的美術專門去，又想進大學學農，（鄉間去住，可真好玩），老是沒打定主意。』

『我想您學音樂頂好啦。』

『你是不是因為我現在當唱歌教員？照你那麼一說，S老師應當學寫字去了，L老師應當學遊戲去了，還有H老師，什麼P老師，都應當也學他們現在所教的功課才對。』

她本來是很悲哀的，眼上還帶一點淚痕，聽了這一腔話，覺得真可笑；自己話說錯是一層，K君的語調滑稽是第二層；於是吃吃的笑個不住。他因了這幾句話，居然一變她的愁悶爲愉快，尤其得意，也注視着她發出嘻嘻之聲；其實他自己並感不到什麼可樂，不過他怕她單獨的歡喜，還不能剷除胸中的苦惱，只好在一旁做個陪客。

後來大家談得愈加親密，索興評列起校中師生的長短來；那個的模樣好，衣服講究都說到了。看看壁上的鐘，已到四點一刻，外面的天越發黑沉沉起來。嫻提議要走，K君不好意思再固留。出門冷氣森重得很，他把大氅脫下來給她披上，護送着她回去。她幾乎完全掩蓋在他的毛絨的大氅裏，因爲他的大氅特別大而她的身材又特別小；穿起來，活像一個請水道士似的。K君自己緊緊的圍着圍巾，替她拿了書包。這時風像尖刀一樣的在昏黑中割裂肌膚；嫻原是在前面走着，突然感覺害怕，又幾步退回來挽住他的臂膊前進。在路人的眼中看來，這風沙裏步履匆匆的兩

個明明是兄妹的散學回家，也決不會疑惑到師生會有如此的親密罷！嫻的家離學校不算十分遠，轉過幾個胡同也就到了。走進巷口，她把大氅從身上脫還K君，然後和他握了一下手說了一聲『明天見！』於是她小小的倩影在迷茫中消失。他算責任卸脫，才僱了一輛車回家。這一次的談話，K君確乎很受了她言語真實和態度柔弱的深沉的心感，且對她處在嚴父慈母之間，生了憫憐的心，他起初心中總相信她是純粹潔白，一絲兒的煩悶都沒有的；家庭專制得這樣的荒謬和她父親的古板一層，真有點出乎他意料之外。因此他愈覺得應該常常幫助她。

第二天下午他下課下得很早，兼之E校他這天是沒有功課的，他一個人蕭閒極了，讀了兩頁約翰·生行述之後，就拿起簫坐在爐前吹一回梅花三弄。僕人送了一封信來，他一看封面的字很像嫻娟秀的手筆；拆開一看，果不其然。這封信寫得很不錯，現在把他抄在下面：

K老師：不對，這種稱呼好像反轉生疏了許多，應當叫「K哥」才對，是不

是？昨天颯那麼大的風，承你送我回家，又借大氅給我；否則恐怕我還得遭涼，明天沒有主就上不了學呢。你遭涼沒有？我現在把你已經介紹給我的母親，她也高興得了不得。後天我想買模範讀本第二請你講，你答應嗎？

第一次給你寫信，請你不要見笑呀！

敬祝

康健 我的母親也問你好。

你的學生嫻二十日

轉瞬已到陽歷年了，E學校放了一個星期的假，K君爲這件事頗不高興，因又須幾天後才能和嫻見面。他在三十那一天特自跑到商務書館去買了一張美麗的畫片給嫻賀年，還買了一本英菲合解辭彙送她，算是新年的贈品。她從先原有本彩英漢辭林，已經撕破了幾頁，早就打算另買一本；要兩塊多錢，她父親這月的生意不好，她終於沒有敢去提。K君這個餽贈，整對了她的心眼。所以那天他當面送到跟

前時，她兩個渦渦，笑得通紅。

(四)

『黃娛嫻和E老師的事你們知道不知道？』

轉眼又是風清日麗的春天，桃花鮮艷的開了，柳梢也淡描着綠意，E校開學之後若干日，一天早晨習字已經下堂，底下的一點鐘老師請假，男生們都到操場踢球去了，女生一大羣在牕外踢毽子玩。小瑄穿件深湖縐的薄棉袍，脚下是綠鞋繡紅花，臉上紅白相間，晶瑩的小黑眼格外流動。她在女生的羣衆中搖着頭發出這一個問題來。這時嫻正坐在教室裏牕前抄英文單字，靜靜的沒有做聲，外面這一句話恰好吹入她的耳裏，她的脆弱的心一震，筆突然落在紙上，氣得臉都紅了。心想這明明是瑄的聲音，她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呢？她立刻就想出去聲辯，但一聽瑄還在繼續的搬弄是非。她只好忍住用耳朵緊貼着玻璃牕聽下去：

『怎麼回事？路梧瑄，你說！』這是大衆的聲音。

「……我想你們都還睡在鼓裏。黃娛嫻的唱歌理科分數幹嗎那麼多，我就早疑惑着了。咱們說，那樣趕不上她？不是賣那張臉子是什麼？小董沒有過年，就告訴過我說她跟K老師補習英文，補習英文，那有什麼出奇！怪！半年啦，咱們都不知道。聽說裏面還有別的下文呢。……。」

「路梧瑄你幹嗎這麼缺德？人家的事你管得着嗎？」滲入了一個人的鼻音，有點像沈玉書。

「我可沒有說這話，你別拉扯別人！」這是小董的聲明。

「小董你幹嗎不認賬，你去年不是告訴過我的嗎？……好，讓你賴去，我昨天下午又親眼看見了，黃娛嫻在休息室裏，補習功課，那不是騙人的話！K老師他們倆坐在一起，手拉手的，掉子上也沒看見一本書，兩個的嘴倒是動換，話我可沒有聽見他們在那裏談什麼。末後臉挨臉，……我就掩着嘴走了。」

「路梧瑄太缺德啦！」大家都哈哈好笑起来。

接着小瑄發出驕傲而莊嚴的話：『我倒缺德，人家幹那些事的就不缺德。不是？……將來傳出去，咱們E小學還要名譽不要？學校裏還有這些玩意，誰曉得呢。……』

話還沒有說完，嫻從裏面跑出來了，漲紅了臉一把抓住路梧瑄大聲說道：

『路梧瑄，我早知道你恨我，你幹嗎不跟校長說把我開除了出去？學校裏就讓你一個人待。你毀壞人的名譽成嗎？我跟K老師又是什麼什麼了，你姓路的那隻眼睛看見的？我豁出了去，不念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，咱們總得見校長去分割個明白！……』

她顫聲的哭了，全身都起了戰慄，臉色漸次變成青灰。哭得很沉痛，彷彿含有無限冤屈似的。一面又向金敏素要求道：

『大姐，是班長，替我做個證明！』

瑄本以為嫻到別處去了，不在講堂裏，說得不勝其暢意之至；這意外的一驚，

真非同小可。其實她關於K先生和嫻的愛戀並不大知道的，僅僅在年前聽了董柏英一句話，說嫻在K先生那裏補習英文。因為她素日最討厭嫻，昨天跟她借筆記又沒借，所以今天編出這一腔的話來向大眾宣布，借此糟踏她的名譽。他們的補習英文，她更沒有去偵查過，這些完全是揣想之詞，就連小董這個小孩的片而語，她直到現在還不敢全然相信。今天無非是想借此洩憤而已。料不到嫻會躲在教室裏竊聽了她的誑言。她本來立在一個欺騙的地位，自己說話時已經有幾分胆虛，加以嫻這種嚴聲的詰問，不由得她不氣餒了，怔怔的站着一言不發。

『嫻，她一個小孩子，信她亂說！您也不用急！』坐在階沿上的老成的金敏素起來排解。

『大姐，十六歲啦，還是小孩子？我還在學校待不待？你沒看見修身上說「名譽者，人之第二生命」嗎？』

嫻仍是低泣着，理直氣壯的要拉小瑄去見校長。她恨恨的看了一眼蹲在樹下的

董柏英，意思是責問她不應告訴這段隱秘。小董難過極了，知道這事的發端是由於她自己。忙把視線投到別處，不敢看嫻，用在地上畫字玩。

開頭說：「缺德」的沈玉書也走近嫻身前來做着笑臉道：

「二姐，你老人家今天幹嗎這麼大的氣，都是我的不是。讓我來給您陪個理好不好？」

小瑄依舊保守緘默的態度，低垂着頭。嫻聽了沈玉書這幾句話，抿着嘴唇幾乎要惹得她笑出來，連忙又忍住；但她的心裏比較的高興了許多，因這一點被人宣洩的秘密已慢慢掩飾過去，看大家的臉色，都打破了從前的疑惑。有幾個年齡稍小的女生見嫻生氣都一齊走過來勸慰，這幾位小將素來都是崇拜嫻，不直小瑄的傲慢的行動的。

嫻算是瞧着她們的情面鬆手把小瑄放開了。大家此刻聽笑話的暢快的胸懷，早變成矜憐嫻的受冤的心思；覺得這事用不着在學校當局面前去解決，自己私下都可

以了結的，只要瑄能夠向嫻陪一個禮。後來大家都派了小瑄的不是，讓她實行負荆了。嫻破涕爲笑；瑄却始終慍慍然，第二天夜晚，K君忽然接到嫻的一封長信報告這事的經過，希望補習英文一事暫時作罷，以免啓人的疑竇。還對於瑄有一段憤懣的話，大致是說她處處破壞，她在學校一日，我們一日便不能安寧；如果長此下去，我一定有退學的一天，同你的情誼，恐怕也將中斷……。這一止水平靜的生活，忽來了一個大風浪的抨擊，K君大大的不快，只好如來信所言的處理以免發生意外。自此以後，他和嫻的見面日漸稀少了，除在教室上課之外，見面時態度也假作莊重，好像專爲功課，別無關係，和其他師生一樣。但他們的通信却一天比一天密，每星期至少有三四封信往來。這樣，他們倒認爲更可以暢所欲言；英文有疑難也由函件詳述訊問，不過生字的拼音上她較感困難罷了。

四月初路梧瑄被E校開除了，這是促進他們師生感情的濃厚的一個優良的工具。小瑄的革除，雖然是由校務會議的通過，理由是他屢次的侮慢師長，大部分的

教員全對她發生惡感；奇粧艷飾，身家不明……都成爲罪名。中間主動趕她最力的便是K君、K君後面又站着一個有「權威」的人在那里支配，她用退學，斷絕關係……種種手段來要挾，使他們不能不這樣做。在班中學生滿意學校這種舉動的並不在少數。緣故是他們從前都受過小瑄的揶揄，此時正可以揚眉吐氣。教員方面，只有教談話的P先生、和教國語的A先生，深爲這件事抱不平。他們雖在開會時據理力爭，因多數的贊成，其效果竟等於零。但他們兩位對最熱烈的K君却時常表示不滿。然而他已得愛人的歡心，那裏又顧得了這許多呢？

(五)

酷熱困人的暑假偷偷來到。K君由B中學畢業，爲了升學的關係，E小學的功課完全辭去。嫻呢，從她的好友一走，功課不知爲什麼就缺乏興味，也退學轉入一個國立的附屬小學的二年級去，爲的是換一換空氣。他們的愛還是熱火一般燃燒繼續，並不因見面之稀少而生阻礙，書札頻頻的傳遞，他們認爲最高興的便是每位的

案頭都擺着一張意中人的小像了。於此可見他們已走進了某種境界。

K君在暑大病了一場，所說的幾個學校都不會去攷，結果只好讓步，進了一個他認為最無聊的D大學，忽忽地混了一年。這一年的當中，學校的生活枯燥到最高度是無可諱言；不過他的愛人是一個星期要來拜訪一次的，目的是補習英文，實際不過敘叙彼此間的情衷。這種駕臨很能安慰他生活的寂寞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雖是如此之長，得了愛流的調劑以後，過起來却也不覺得慢，反有「光陰似箭」之感。她照例是在星期日的下午兩點前後，到他學校的寄宿舍來。K君起初原是每逢星期回家去看看母親和姊姊，自經她約定，便改了星期六回家，星期日午飯後特別從家裏趕來在學校裏候她。她來時總是輕輕地先敲門才進來，不拘形式坐下，在桌上隨便拿着他的書本亂畫，或是她心愛的便寫上自己的名字拿走。這一年他們一同逛過幾次公園，也看過幾次電影。他在E學校雖沒有事，但被S報約為長期撰稿者，一月有十幾元的收入，經濟並不恐慌。至於爛，英文進步得尤其迅速，已然能

夠寫短文短信，不時還用英文寫信給K君，雖然不能完全免去文法上的錯誤，可是「My Dearest」一類的字眼都會用了。他早想向她求婚的，鬱積了一年這話終沒有說出口，好容易那天才向她宣布。當時的情形，他發表的小說求婚上，便是活靈活現的寫真，而篇中的S不用說就是他的學生嫻。

(六)

K君拿着她的像片狂喊了幾聲，得意極了的在屋中細細玩味。一面又拿起鏡子照了照自己，形容很消瘦，眼睛深深陷入了許多，兩腮的顴骨也突了出來。他想這大概是徹夜思索前途茫茫不得歸宿沒有好生睡覺的緣故。這幾晚雖經了磨折，居然已蒙她的承諾，總算取得代價，不負一番苦心的待遇她了。他正自想得提神，猛聽外面聽差叫他接電話，匆匆跑到號房來，心裏突突的跳個不住，不知道是誰找他有什麼事情。忙拿起電話的耳機來，連聲的發問：

「喂！你找誰？我是K.C。」

「我是嫻嫻，你是K哥嗎？」對面答應的聲音很微弱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你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你的像片昨天我父親看見了，不高興，讓我不許同你來往啦。他讓我打電話給你，把我的像片和給你的信都一塊寄還我，越快越好。……你肯嗎？昨兒夜裏我父親跟母親吵了一大架，就爲的這件事情。你如果是真的跟我要好，讓我母親少受點氣的話，請你就快點寄來吧。……」

他把電話掛上了，這意外的消息的襲來，把他一團高興從最高點降到零度以下，心裏頓起了無名的怔忡，懶懶地回到屋內，半天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惘惘然若有所失似的，兩手抱着頭，彷彿要悲咽，無主的投坐在椅上，許久才掙扎出斷斷續續的一句話：「這……是……她她……的本心嗎？」

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
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

實價三角

著者

塞先艾

發行者

上海五馬路
北新書局
棋盤街口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857・7
686-3

